



網堂集下

~ 16
2440
2



門和
號 2440
卷 2-2

綱堂遺稿卷之三目錄

序

從嫂淑人金氏壽序

送李公五 應辰 出宰殷栗序

贈李公五 應辰 試官序

贈尹文初 洵 序

贈金孺容 敷根 序

送柳聖效 驥遠 序

送閔景平 台鎬 判官海州序

送權評事 膺善 序

綱堂集 卷之三目錄



南村酬唱集序

送尹丈藕 致聃 書狀序

奉贈桂田申公 應朝 觀察關東序

奉贈桂田申公觀察關西序

李景行 秀弘 壽親序

聽蟬聯句詩序

記

文會堂記

巴江書屋記

龜川書室記

韋堂記

鼎堂記

三游觀記

游清潭記

四郡山水記

跋

任忠簡公遺乘跋

雜箸

讀栗谷經筵日記

雜說

原名

思說

俞白渠得楓潭說

問仁

論文 與李近章

龍山講易說

良吏說

金文貞公逸事狀

志感

彌陀寺問答

策問

中庸

論

井田論

綱堂遺稿卷之四目錄

祭文

祭從兄縣監公 慶淳文

祭先師俞先生文

祭尹士正 秉益文

祭姨弟李命汝 祈永文

祭沈稚和 樂中文

祭素隱李公 綱愚文

祭先師俞先生墓文

祭南玉圃 弘重文

祭伯氏學生公文

祭尹殷老 致祖文

哀辭

尹士正 秉益 哀辭

金國卿 光植 哀辭

朴稚磷 海磷 哀辭

金聲遠 鶴遠 哀辭

日新齋金君 基朋 哀辭

尹汝顯 綱善 哀辭

李仁叟 顯春 哀辭

誄文

處士朴公 載華 誄文

孝子任君 萬教 誄文

行狀

舅比信齋沈公 宜亨 行狀

淑夫人徐氏行狀

拙齋李公祈永行狀

墓誌銘

李命汝祈永墓誌銘

亾室孺人朴氏墓誌銘

仲子婦尹氏墓表

忠孝堂權公禕墓誌銘

文集跋文

附錄

行狀

綱堂遺稿卷之三

達城 徐應淳汝心 著

清風 金允植洵卿 編輯

序

從嫂淑人金氏壽序

我從嫂淑人金氏其必壽矣乎觀古今人家有賢子弟承厥家則必有賢母有賢母克享厥壽以成厥家淑人賢婦人也而胤子相雨大家宗也吾是以卜之昔我大父僉正公好善而厚施於人人受其陰德以生以保其子孫者不可一二數伯父正言公從兄縣監公皆不食其報以遺于相雨相雨其

大有食乎淑人將眉壽萬年以享之其奚疑焉雖然淑人今儼然六十一歲矣僉正公孫曾孫以下男女百口以淑人宗婦也蔚然若百獸之歸于山也而淑人樂育成之不已吾門之興其未艾也乎乃祝淑人曰僉正有孫其孫有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樂育成之使淑人澤無已也乃命相兩曰於乎相兩無怠無傲大造我家其造伊何仁義詩書非仁曷親非義曷從勗率以身俾我萬子孫有則無替天之降多福乃儼于宗曰凡我有宗各敬厥德以左右相兩以酬淑人之澤書其說爲淑人壽序

送李公五應辰出宰殷栗序

今之爲邑宰者恒曰善事上官如其善事之以道也不亦善乎如其不以道也不幾於小人之諂上者乎古之君子其事上官也以道上官不禮焉則去之今之君子其事上官不以道上官不禮焉或不能去也不亦無耻也乎由是道也以事上大夫由是道也以事公卿大臣吾不知其可也公五忠而有禮其事上官必以道也然上官不禮焉無自辱焉可也古之君子重出處而輕去就豈爲其身而已乎爲朝廷故也

贈李公五應辰試官序

試官試士有固守其法而可者有固守其法而不可者公五之所試於嶺南者其固守其法而可者乎試官試士必考一

日之文而上下之不計其文而舉其所知者法之所不許也
公五之所試於嶺南者進士若生員初試也爲士者終歲作
舉業一日而試於茲試官不守其法得無以爲不公乎且公
五於嶺南未有所知自不得不守其法也若所謂大科則不
可國家取是人將大用其人也忠信有德未必舉業人也才
幹能局未必舉業人也博學多聞亦未必舉業人也如之何
固守其法而可也大臣爲國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
可也旣不能一變其法使出於正又膠守之以誤其大事曾
是以爲大臣乎公五賢而有文章其試士將不止嶺南也故
以是說聞焉雖然公五勿以視於人也將有小人得吾說而

濟其私者

贈尹文初 洵序

往余在文會堂則喜從尹文初遊文初穆然君子人也文初
窮不能自存也余獨謂文初非長貧賤者旣文初儼宅水原
之海濱蛟龍之與遊魚鼈之與居而文初窮益甚矣曩余所
言者豈余愛文初故耶何爲其久不驗也獨念文初紆餘有
餘而卓犖少遜焉耳自古豪傑之士赫然自樹立者其有不
激昂慷慨奮發而自勵者乎洪鍾萬石撞之雷訇海水茫洋
風起則浪湧鼓天故中和之人不能無感激發憤中行之人
不能無非常之事大丈夫不宜循循爾也嗟呼文初今天下

讀書之士豈少其人哉鄉黨之中徑然以自好者吾見之矣亦嘗聞有傑然自任使天下之人圍視駭聽以爲大怪也者乎天下士大夫進取有便宜徐趨俯視默默以取容者日用於世而天下事不可爲矣天地之道窮則必變磊落光明奇偉之人安知其不大有爲於世耶吾與文初安知其不親見之耶文初非志於穀者然獨余平生之言不能忘也故申言而勉之文初無使我爲不知人之人可也

贈金孺容 敷根序

金孺容將歸畊丹陽徐子送之郊而語之曰君子而畊稼豈君子之志哉然古之君子亦有時而畊乎野吾如孺容何哉

抑吾聞之君子而畊乎野者雖處於野必君子行孺容其亦君子行哉伊尹畊於有莘之野伊尹仁人也天下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伊尹耻之則曰時予之辜其與有莘之野人處者可知也舜畊於歷山歷山之人相與讓其畔歷山之人化於仁也君子之處於野其如斯夫孺容曰願聞之曰君子有禮則民莫不敬義則民莫不服信則民莫不用情民之所歸也君子御之以寬則民莫不安使之以惠則民莫不悅民之所懷也是五者亦奚往而不可行哉今人恒言曰野人豈知禮義哉此非君子之言也夫君子嘉善而矜不能寬柔以教之野人而不知禮義何不且教之哉周公之居東

也東人悅之其詩曰是以有衰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豈衰衣云乎哉愛其人也行矣孺容吾且聽之丹陽之野

送柳聖效

驥遠序

秋日閑居有客至前爲禮曰柳驥遠居槐山坐與之語博雅人也而曰驥遠今而後得見公矣獨未見丈藕尹公也驥遠近從地主太華李侯游矣又欲亟見公以及乎尹公嘗以告侯侯曰可矣且曰尹吾中表兄弟也徐始爲學時吾見之不見今二十餘年矣因笑曰夫與夫黨也余聞之欣然如逢故人柳君館穀吾里中日訪余余見柳君語未嘗不及太華子

也柳君將行語余曰侯寄書驥遠問公且謂驥遠淡認默識公以歸余不敢謝一日檀樊子至余爲述其事而笑曰太華子以余與丈藕子爲黨也檀樊子亦笑曰眞太華子語也余謂檀樊子曰太華子疑余有學也始余從太華子社稷署問太極圖說太華子謂余有志也太華子從外久豈知余濩落無成遂廢而老也雖然嘗作詩矣有南村酬唱在繕寫若干以寄之可乎檀樊子曰可冬柳君復至京師遂錄之以付其行且語之曰此與檀樊丈藕兄弟相酬唱者也太華子讀之倘曰某也雖不能學還是我輩人也乎嘗聞太華子喜與檀樊丈藕兄弟賦詩飲酒酒酣則擊節誦劉長卿上李節度詩

云惜乎余不得從太華子賦一詩也今君得從此老賦詩郡齋矣暇日試以此卷質之得一言以教我

送閔景平台鎬判官海州序

閔景平由高陽爲海州余往賀之景平不色喜而曰吾爲海州不如高陽哉吾爲海州人皆以爲華華吾所不欲也且高陽小邑也吾幸而免焉若海州人戶財賦將十倍高陽而吾才薄懼不能堪也吾是以不喜也余曰景平賢乎哉子之爲海州而人以爲華者其意豈不曰子猶爲布衣人耶今人少之時則親就賢師友聲聞藹然一朝出而筮仕往往不以布衣自待也不以布衣自待也則人亦不以布衣待己也可不

懼歟今子言華吾所不欲也此布衣心也人之以布衣待子也宜哉以景平之賢猶且以不堪爲憂苟以是心往則於爲海州乎何有且吾嘗聞景平之言矣曰漢高祖其殆聖者歟又曰卽約法三章一事豈非聖人意歟余曰其才則近也吾平生說治道不過曰順人情而已若漢高祖約法三章可謂大順人情哉景平曰唯吾意亦云觀乎此言景平其亦有得于治人之術乎擴而充之則天下國家可治也而況於海州乎今人恒言必曰布衣之人不達物情夫豈然乎景平勉之哉爲天下一削此言可也

送權評事膺善序

權學汝爲評事請余言將行告之曰士大夫奉使于外不可以不自重奉使于外而不自重下邑何則焉若評事尤不可不自重評事監交市試士北方之人屬耳目焉異國之人亦屬耳目焉評事豈他使命比哉學汝帷幄之臣也出而役于茲將以試之也學汝勉之哉又曰學汝之所試士北方之舉業人也若讀書窮理隱居以求其志者豈至于學汝之庭哉學汝就而見之可也吾聞松巖李氏學於三洲之門而三洲之道北挽近世李龜巖林屯塢皆得松巖之傳者也吉州鏡城之間意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門者學汝試往訪之其必有得焉

南村酬唱集序

余自幼喜爲詩長則游京師每花朝月夕朋舊相招得一語輒自喜不自知其不足也既從俞先生學先生不作詩余亦專心治四子書暇則與一二同志爲古文詞以自娛以故於詩不遑也朋友中尹殷老嗜詩特甚勸余作詩又時出其所作詩示余輒笑曰子何足以知詩余甚病之然廢詩且十年雖欲強爲之不能也既先生沒余學日嬉以廢而尹士正又沒矣於是余與殷老有華陽俗離之游悲涼悽愴咨嗟感憤之意壹發之詩而殷老又日爲之詩令以相迫促殷老爲詩滔滔泉涌而余終日擊節馬上作口吻聲至夕取店燈書所

得詩請殷老潤色然後乃佳是行余又南至善山以及乎大邱所得詩與華陽俗離等既歸以示殷老殷老以爲勝華陽俗離作云自是以後每遇殷老未嘗不作詩殷老亦日哦南山中見余至未嘗不欣然與之共賦殷老之弟周老不喜詩金定汝不喜詩如周老而朴子範則又甚矣然余與殷老在即諸君者未嘗不作詩也殷老宅曰狀元閣周老宅在後澗堂前皆南山之陰也余至狀元閣周老未嘗不在周老不在則與殷老至後澗堂前酌酒高吟以爲樂或通宵不眠不自以爲疲也無何殷老歸沃川周老歸坡州而余遂不復作詩矣詩固不足道人生離合不可常如此豈不悲哉今年春閱

篋中故紙舊日酬唱往往在焉讀之喟然而歎曰久矣余之不適南村也乃出而錄之名之曰南村酬唱集草稿不在者追誦以補之其不能誦者姑闕之而不與殷老作者亦附其間大抵皆經殷老鑑賞者也摠八十餘首余與周老東游海山得詩稍多別錄爲三游觀是卷斷自東游後東游以前者詩草不在又日遠不能誦也丁卯季秋綱堂子序

送尹丈藕

致 聃 書狀序

聖人論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物之情也自然而然者也燕人適越其人善人也則其所與游者善人也今世之士也而讀古君子之言而悅之者其人

君子之徒也尹周老以書狀官如清周老讀書自修五十年矣則其所與游者可知也余老矣無復四方之志然天下豪傑之士尙願其聞名也此余所以聞子之行而喜之也余觀近年以來清人所著文字至於東方者類委靡而無力浮華而無實豈中國之士今不如古耶抑東人之所取者然耶周老之歸也吾有以證之

奉贈桂田申公應朝觀察關東序

大夫桂田先生申公爲關東伯士大夫相與言曰東人之幸也其意若曰 上何不留公于 朝以幸四方云爾應淳聞之爲之歎息旣而曰公雖居于外獨不可取其政而爲法乎

宰相宜有意焉公旣莅府府中之事壹務爲簡約邑宰謁見者皆令卽日辭去勿留飭曰非公事勿復來試武士無中式者舊例無中式者則以其優等聞於是自府之通判中軍以至幕府之賓客咸以爲請公曰不可是誣 上也不以 聞朝之公卿貴人有干請悉束之笥不省於是府中肅然無一事海山之間令行禁止應淳聞之曰可以爲法矣夫邑宰之謁大府尙勿令復也况士大夫之伺候於門者耶武士之不中試尙以不聞况 朝廷所授賢任能之選乎干請大抵多私私之不可以害公在一路猶然而况爲國乎宰相苟取是爲法則國其庶幾乎今生民之困瘁甚矣公爲政于民者余

未之聞也然其所以不擾其業不害其生者必皆井井有法度可觀昔我朝盛時大臣爲政林下老成之人有議論無有不聞聞則無有不施行者至中世猶然若其人爲朝廷耆德而爲政于外者則其想望而則倣何足言哉噫今皆不復可見也雖然公豈久於東哉天且使公壽考爲政于朝請俟之

奉贈桂田申公觀察關西序

上卽位之十年冬十二月大夫桂田先生申公爲關西觀察使行有日應淳往拜辭先生曰子盍贈吾言乎應淳曰敬諾退而語客曰公命余言將何言而可客曰子毋言公古所謂

通儒也學貫乎天人知周乎事物當今宰相有程朱規模者惟公一人而已詩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中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子能有以助公乎且公春秋高祿位隆性又簡嚴子不宜以庸言瀆告之也應淳曰子所言者非所以待公也古語有之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何則義理無窮故也故舜好問禹拜昌言仲由喜聞過此公求言之意也夫以道德年位自重而訑訑乎人言豈公之事哉公之簡簡於洩事非簡於處物公之嚴嚴於律身非嚴於御衆將有以公爲簡嚴而不盡其言者乎亦士之過耳雖然不曰推赤心置人腹中乎傾倒威尊以來天下之善

吾不敢不爲公言之子以爲瀆乎客曰公爲觀察使都人士
瞠曰上方勵精爲治而使公出外乎公之行邦人之所不
喜也子猶將言之乎應淳曰邦人之不喜公行固也然豈久
於外哉上且召公矣使公坐乎廟堂之上論大道策大事
決大疑而當世之士有疑公簡嚴而不盡其言者公其危哉
由是言之滋不可不言也客唯唯先生且行而應淳無以爲
復也遂書其與客言者獻于先生而質之

李景行秀弘壽親序

李君景行以其大人今年年六十一歲謁余文以爲頌余觀
景行以瑰器儁才折節爲學讀書纘言蔚然有可觀吾黨之

士莫不偉景行之將有爲也有子如此景行之大人其賢而
有福哉天且壽耆其人俾觀厥成何俟於頌然景行家貧無
以養其親生日之慶不能爲禮乃求枯稿無聊之言以爲頌
不亦迂乎雖然自古昔來名世之士其立身興家未有不由
是道者余固不能言景行之志則善夫景行異日富貴尙無
忘此意可也

聽蟬聯句詩序

有爲徐子誦王士正武侯廟之詩者曰當日君臣眞洒落至
今祠廟有輝光徐子喟然歎曰王士正能詩也哉洒落之旨
深矣三代以降其君臣有能眞洒落者乎當今之世諸夏之

君有能君臣眞洒落者則吾雖老尙見天下之清乎夏徐子在雪山時時與客言洒落之說一日徐子愀然謂客曰古人多洒落後世之人多不洒落古人之事多洒落後世人之事多不洒落吾于茲懣焉已而清風驟至鳴蟬在樹徐子起而聽之曰洒落哉雖武侯無以過之矣屈原之言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惟蟬有焉客曰盍賦其事於是作聯句詩詩凡三十韻詩旣成客又請爲之序於是乎書以識洒落

記

文會堂記

文會堂在安坐室之東室先生居之堂以處門人賓客遠方從學之士今 上八年秋新其堂扁其楣曰文會堂凡三架舊爲斜棟四今去其前兩棟堂之南慶熙宮北苑也我 顯孝王嘗登其上望見堂異之命匠倣其制作之慶熙宮中云九年春應淳從諸君子講詩書仁義之說於堂應淳曰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其是堂之謂乎屋之有斜棟所在皆是也而王奚取焉堯舜之有天下也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王之心其堯舜之心乎嗟乎吾不及見 王時矣然詩有之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耄期不倦于學也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壽考作人也每誦二詩未嘗不愀然于 王也苑之北門曰

武德 王常以微服至門有過於門者輒召與言閭閻事始
余居此里其老人往往有見 王於門者嗚呼北苑之樹蒼
然以老而 先王之澤日以益遠悲夫吾聞之也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亦興况於居是堂者乎衆曰盍記之遂書其說于
壁

巴江書屋記

尹士弘嘗自號巴江巴江清風之江也士弘請余爲巴江書
屋記且示余其所自爲記其文曰清風吾所生地也巴江吾
幼時之所嬉游也豈能一日而忘之哉而車塵馬跡束帶影
纓滾滾焉余豈樂而爲之哉扁舟載書與一二同志逍遙以

老乎江渚之上吾志也余之自號巴江以是哉余讀之喟然
而歎曰士弘其將倦矣夫君子之仕也將以有爲也士弘豈
苟以一亞卿爲榮哉士弘其將倦矣余之得從士弘士正兄
弟游久矣士正素有山澤志朝夕爲清風堤川之謀而士弘
不許也且士弘嘗語余云吾至於清風觀江上故宅廢爲荒
草而先王考墓在江上先君子早世于清風亦葬江上觸物
興哀涕不能禁也故吾每適清風馬首不忍東也當是時也
士正無恙也而其言未嘗樂乎彼也今士正又歿矣士弘將
誰與爲歸然而士弘猶思巴江不置此豈其本懷哉雖然吾
知士弘之不能去也夫余之無用而彷徨于茲豈有當世志

哉然士弘猶善余不去惟恐其或去也豈能自引去乎勉之哉士弘益讀書自任以毋負平生而已

龜川書室記

尹君致誠爲讀書之室于龜川之上今年春來京師請記於余余謂君子處有修出有爲是室者致誠之所有修也不可無記也嘗聞之孔氏之門有四科曰德行曰政事曰言語曰文學而穆叔亦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所謂三不朽也君子之有言也非文不能立故不復言文學是亦四科之說也致誠與余講大學中庸向道不倦旣聞余說絜矩說九經欣然喜有志於斯也又與余至於玉泉汎濫傳記求

古立言之旨致誠之學於四科三不朽不欲去一者也致誠之所修者如是夫或者之言曰德行本也政事言語文學末也君子亦務本而已何以末爲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傳有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成己而不成物豈德行之全乎是故君子之修德也言語以發之政事以施之文學以傳之是三者所謂成物也凡以爲德也乃若其序則有之詩不云乎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吾聞致誠少不羈一朝折節以就于學何其勇也致誠其有成也夫是爲記

韋堂記

余友李近章扁其居曰韋堂請余記之問其所以曰吾師之

訓也吾少事李砥山先生先生以吾有性氣嘗舉古人珮韋以矯其剛者戒之吾不敢忘也故名吾堂以識之余辭不文且語之曰近章於接人處物則用韋之道可也若自治則不可古之君子有不由剛決果敢以成其德者乎先生見近章少年時耳孔子不云乎少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告之以珮韋之說不亦宜乎若今時則雖先生亦將以珮絃爲戒也余將何以爲說哉雖然先生抑近章血氣之剛者豈不欲進之以德義之勇耶近章苟能大其勇先生則將曰善學珮韋者哉夫君子之道大中而至剛故曰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又曰居天下之廣

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哉近章曰唯唯此吾之志也請書之以爲堂記

鼎堂記

朴君舜五之堂曰鼎堂者余名之也鼎大器也而日有受焉舜五將大有受於斯道者也故名之云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己不亦遠乎名之曰鼎堂者以弘子也何謂弘曰我先師俞先生嘗策治河決曰河之決常於其下水之性然也治之當順其性陂

而遏之者非所謂行其所無事也夫中國治黃河何與於東方而先生策之者不敢忘天下也此其弘也何謂仁曰洪淵泉相公車過于市見丐兒呼於塗爲之垂涕泣而去茲非其仁歟嗟呼四海至廣也兆民至衆也天下之賢人君子若是其多也斯人也以天下爲憂憂之若其家之事非執德弘而存心仁能如是乎雖然無學行以充之則志亦以懈舜五勉之哉書之以爲鼎堂記

三游觀記

金水亭

洞陰西蒼玉屏之東有隆然臨水而丘者其上金水亭也衆

山遠抱平川縈迴登之窈如也望之曠如也野環而靜水活而麗水與沙金色相盪者十里沿溪而西得一石瑩然若蚪卵者楊士彥應聘蓬萊所尊其窪者也窪側刻綠綺琴詞詞曰綠綺琴伯牙心鍾子是知音一鼓復一吟泠泠虛籟起遙岑江月娟娟江水淡

禾積淵

禾積淵在洞陰北巨石自山下趨于江蛇蜒盤陀若曳腹然稍入波忽昂首奮起若渡江而中流止者高八九丈森然若猛獸張牙睽睽然若奇鬼睨人也當秋水大至盪囓噴薄其背天又大風雨震電晦冥而觀之可壯也

續集卷之三十一
詩
十七

三釜淵

三釜淵在龍華山入其山山繞水曲如闔而闢凡數曲而至其壁聳而立下如屏上如屋之簷其瀑直瀉其頂之缺如一匹練飛下天半來其潭規而廣廣六七畝視之黑黝黝陰獸之所伏也踰一嶺至其頂臨視之水舂石為白者凡二層上者如鍋下者如鑊其中正碧水至此雪滾滾盤旋如車輪乃出又其下者空濛然乃向之黑黝黝陰獸伏者也嶺下有金三淵先生遺墟

金剛內山 歇惺樓○
萬瀑八潭

金剛內山之觀歇惺樓萬瀑八潭止矣李汝人歇惺樓記曰

金剛以風神勝金剛風神天下名山無是也天下名山汝人未之觀也然汝人博雅人也自漢來文人所記天下名山者多所觀覽宜其言信也汝人又嘗為衆香城記曰遠而望之若朝日初出照霜華也近而察之若葱蒜脫本列于案也嶙峋嵯峨無寸壤尺樹自山頂彌乎穹谷皆是也蓋萬二千峯者大金鑛也衆香其真金之所在乎汝人蓋觀之白雲臺上並附見之以備歇惺樓觀焉

至長安洞非凡境也既而入百川洞長安不如也又入圓通洞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曰青壺淵曰太上洞曰萬折臺曰清冷瀨曰慈雲潭曰羽化潭曰赤龍潭曰降仙臺愈出愈奇百

阿堂集 卷之三十一 記 十七

川又不如也至觀萬瀑八潭圓通又不足言也其洞雄而拓其底皆盤石也其石鮮白玉潔而冰清其水澄明金黃而藍碧其瀑或一二丈或三四丈或五六丈七八丈其潭自一畝至十畝者有之而大石錯置磊落相望水往往盪嚙其間噴薄而嗚咽其變不可窮也其名曰白龍潭曰黑龍潭曰噴雪潭曰碧霞潭曰眞珠潭曰龜潭曰船潭曰火龍潭世所稱八潭也八潭之外曰白華曰凝碧曰青龍曰琵琶曰青琉璃黃琉璃洗頭盆馬啼橋者又不可勝記也

萬瀑八潭記余庚申春入內山作也今行又得靈源百塔水簾諸洞清泉奇石皆與百川圓通相伯仲者金剛門之

外鶴巢臺下石刻楊蓬萊大字蓬萊楓嶽元化洞天者萬瀑洞也不可草草八潭之外其無名者皆可賞若眞珠潭時月相羊可也

金剛外山

九龍淵○萬物草○叢石○三日湖○海金剛

始余觀金剛內山以爲歇惺樓萬瀑八潭觀止矣而今觀外山九龍淵萬物草又壯矣出外山觀于海海金剛叢石皆瑰觀也而三日湖又可念於是永郎眞仙人矣九龍淵在神溪寺西三十里兩峯聳而起中平作門限水踰出十圍大一注千尺急春亂擣飛沫瀕洞羣峯騰鶩下有巨泓受其瀉未茹而先吐奮盪哮怒眞壯觀也

未至溫井嶺取徑北入怪峯駭嶂羣來犯人薄者欲飛尖者欲折密者相狎踈者相避肥者如鈍瘦者如敏所謂舊萬物也自是路益峻峯巒益浩穰曰老人曰神仙曰玉女曰鷹曰犬曰獅曰虎曰馬曰牛曰鸞鶴曰竹笋曰花萼無有不髣髴者登獅子頂望極樂門在天半既至魚脫罾以出俯視之若甕中衆石鱗鱗猶夫外也復踰一小嶺下視之衆石鱗鱗猶夫上也有洗頭盆仙人對局所謂新萬物也

有丘趨入于海石環其下委積若大林者曰叢石短長肥瘦自相從其類簇乎其若束梁欂也堆乎其若仞書籍也參差乎其若編笙簫也率四稜或六稜廉利方正無不如督繩加

削焉宗駢族比不知爲幾千百叢其離離立水中者四叢曰四仙巖

三日湖周遭十許里渟黛涵碧澄澈如鏡而三十六峯環之窈窕明麗繞汀無雜樹惟蒼松點綴之秀朗綽約天然有幽閑灑落之姿韓稚綏三日湖記曰觀三日湖至夢泉庵庵僧拏小舸伊軋出叢薄間載余而去微風澹蕩漣漪不驚四顧杳然有鼓枻蓬萊之思

金剛邇之無溫潤遠之不能姿媚以石爲體全事勁嚴而繁枝複葉不比乎道峯三角故能明秀也佛者曰東海中有八金剛佛出世則必蓮花湧其七今尙在水下云至高城海觀

海金剛蓋在水下者也青靈碧活蕩爲異文恍惚萬變其錯
出水波者往往類奇獸異物勁嚴明秀稱其爲金剛其尤瑩
皎者曰七星峯自海山亭望見之直一堆雪也

內山奧外山曠內山石外山土石故白而峭土故蒼而雄
此其大分也而溪壑潭瀑巖石傑魁過內山其在雁門嶺
東者曉雲洞船潭最奇壯者也

未至九龍淵多奇瀑飛鳳舞鳳金銀雲錦其最者也飛鳳
瀑懸崖百丈迥入青雲水從絕頂下特細絲卷霧散裊娜
悠揚過者往往得霏灑其面又奇之奇者也瀑下流玉流
洞水益清石益白晃朗幽靜使人不能去也

韓稚綏曰九龍淵如項王觀兵鉅鹿萬物肖如雪山中五
百仙人聽阿難說法海金剛如莊生一出抵掌談笑皆可
以眩世驚俗三日湖如湘靈降渚天孫渡河洛神江妃皆
在下風叢石如獨行之士正立不阿其奇偉特拔之操廉
直剛方之氣足以廉頑立懦高者似伯夷仲連其次史魚
汲長孺最下者亦不失爲東漢之季八顧八俊諸名士
楊蓬萊萬物草記曰濫井西六七里有鉢峯峯頭有玉女
洗頭盆數十其西二十里有溪透一石門而出者尋溪入
門行五六里空洞寬暢玉峯周遭無拳土凡草盤陀雪布
凝滑如冰者數里林立星羅爲人物之狀者不知幾萬億

刻劃鑿鏤盡皆生活見者驚倒諦視然後知其爲石云
叢石北有庫底村鉅松千章挺立遮海長川環之通以大
石橋居人戶不下五六百田疇平衍溪山明麗浣女畊叟
熙熙然勞歌相答

通川南有百鼎峯石如鼎者蓋百許清水貯焉叢石西有
金欄窟舟入其中空洞然有草倒生其頂曰仙人草鉤竿
欲取輒大風雨舟不敢近云而叢石東南有卵島望之蒼
然余皆未至也又聞歛谷海有穿島以叢石結作窟其奇
過金欄云

雪嶽

金剛大抵危險往往非人所行內山之百塔洞外山之新萬
物其最者也若望軍臺毗盧峯視此尤峻截云雪嶽危險甚
金剛自永矢庵至五歲庵自百潭寺至大乘瀑又其最者也
雪嶽峯巒多白石溪壑亦然亦山嶽之神秀者也永矢庵三
淵金文康先生之所築也永矢不出山故名有遺墟碑五歲
庵五歲神童梅月堂先生祝髮爲僧茲庵故名有遺像二本
在山神堂

遊清潭記

春日玉泉寺讀書韓稚綏書來曰清潭之游願與子共之三
月戊寅期於弘濟院魚聖執亦至行至津寬寺宿明日至潭

洞口有四五人家杏花方盛開入其洞清泉白石幽壯可賞沿溪而上觀臥雲樓址淵泉相公會祖尙書公所相羊也潭北石壁得尤庵所題詩獨樂齋西山草堂作也居人無有知草堂處者而三淵杞園之所講學亦無能談其事者躡蹻良久而去嗟乎聖執杞園之孫也稚綏以淵泉爲外祖而余於獨樂公外裔也三人者相與樂乎茲潭若不偶然者早晚潭上置一茅屋吾三人者往來讀書其中不亦可乎有詩道其志宿洞口人家守臥雲樓者子孫也庚辰入北漢觀兩山暎之樓游青霞之洞宿重興寺明日大霧出大南門觀文殊窟踰獅子頂而下西南山川可見聖執望見天際有若雲氣者

曰此摩尼山也至家相奭相鳳言秋日觀北漢夕陽時大南門遠眺爲壯云

四郡山水記

北壁在永春縣北舟而至焉江之東南岸也題名石一面可畫題名石以上多峭峯巒壁偉然可觀南窟在縣南山之下呀然一大穴也盛夏凜寒而水流窟中爲溪縣官入則操小舟炬而行張鼓吹轟噪其中云或曰有樵者循窟而南行數里遇巨淵不可測其深疑有陰獸伏其中懼而亟反或曰山之南足亦有窟窟之中龍湫也天旱則縣官禱焉所云遇淵而反者龍湫之北也

島潭在丹陽江自下德泉乘舟而下潭中三峯可望江之北崖崇山也巖壁峻截而海松叢生石間不可勝數循崖而西有石門焉望之在天半蓋嶺之關也其門方而大而楣楔如虹橫縱可容數丈旗門之下西有窟窟中有巨石石平如几案其上有紋若畦塍而水流其上濺濺焉名曰神仙田由隱舟巖縱舟至潭江流盤旋爲渦而三峯者據其上若小島然舟溯洄三島之間而後去

舍人巖在丹陽郡南二十里禹易東舍人時相羊于茲云巖前有白石清溪可濯可飲溪上下多魁壁而舍人巖直峻拔冲霄自頂及趾若督繩加削焉眞瑰瑋奇特殊絕壯觀也巖

間刻曰繩直準平玉色金聲仰之彌高窳乎無名下題曰胤之定夫元靈贊四郡山水大抵多丹陵凌壺遺跡

三仙巖在舍人西十五里自嘉七山緣溪而上踰小嶺得一洞宏而拓彌谷皆盤石也其水清而駛而鉅石往往當其流雷欲而雪噴是爲中仙巖上仙下仙抑其亞也三仙皆有鉅石臨溪故以巖名下仙巖石間刻明紹丹竈亦丹陵遺跡云龜潭在丹陽南長湖下潭上峯巒雄偉峭刻如劔戟森立詭奇千狀舟初入空洞然漸下豁焉如闢千門萬戶而潭中峯影蜿蜒如動又可觀也

玉筍峯在龜潭下簇矗如束玳瑁簪晶朗過龜潭而奇拔入

雲望之縹緲然其西有蒼霞亭址丹陵公爲丹陽時築也又其西石壁刻退溪先生丹丘洞門字 寒碧樓清風館之東樓也前臨澄江而錦屏山在其對崖秀麗可愛樓西明月亭義林池在堤川北周遭可五里產銀蓴金鯽池之西爲之堰有龍湫在其下舊傳以爲鄭麟趾築此堰置鐵釜其下令水伏行溉田且萬頃而池中之水旱不乾水不溢云

跋

任忠簡公遺乘跋

任忠簡公之死當我 宣廟丁酉君子比之張睢陽云余嘗讀公荅禹伏龍書則以爲公於忠義天性也及睹公遺乘李

文成成文簡公其師也有是姿矣而又學焉身殉大義上配古人不亦宜乎人臣之義死不辟焉者三有官職則死嘗食焉則死其世祿於朝則死若夫屈而辱之義不崩角而膝其庭則草芥市井亦死君子非能死之難而能得仁之難何以得仁曰義義之所盡而仁至焉守土而死於職盡於義也謂公未仁可乎使公聽楊元而逸徼後功復前跼幸而成得如李忠武可也不幸而不成而後死之得如趙文烈高忠烈可也顧計功而謀利仁者不爲故彈丸之地誓同存亡計日決死從容以受賊刃是豈一時激義氣慷慨蹈白刃者比哉公之於仁吁其至矣雖古烈士何以加諸蓋公早親有道慨然

志學充養有素故文成在廟堂而公正色臺端使貴勢仄目
文成既沒公猶力持風裁臧否激揚遂斥南州及孽臣錮鄭
文清之黨公又罹焉卒以此不能致位樹勳竟擯棄死下邑
而剛正之氣舍命不渝烈哉悲夫嗚呼宣仁之際斯文隆矣
李文成金文元二先生相繼有作以明是道而倡是學國中
宗而學者以百數故國朝夷虜之禍莫甚於 宣仁而忠臣
義士立懂而殉國者亦莫盛於此時也其人非親炙其門者
則淑諸其徒者也不然則聞其風而興起者也不然則平時
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得其心者又如忠簡者又其尤也
談者止說天之降才衆上之人培植之厚以致之夫孰知二

先生相先後明是道倡是學之功也貴王而賤霸距邪而尊
聖崇仁義而抑功利有謂之空言無補吾不信之也公之聞
孫憲奎以遺乘謁余爲文余作而後言曰忠簡之爲忠簡以
其有是志有是學而又有是節也忠簡之孫微矣然有謂子
忠簡之孫聞者莫不斂衽而起敬也豈不以忠簡之志與學
與節爲可景仰而然爲後人者慕其名而不求其實惡在其
景仰也他人猶然况其子孫乎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請以是誦諸忠簡之孫

雜著

讀栗谷經筵日記

黃岡問栗谷先生朝廷誰可當大事者先生曰朴和叔表裏潔白憂國以誠朝臣無可比者但精神氣魄弱不能當大事白老心事不凡志切愛君氣麤學荒無以有爲若退溪先生學精德尊士林歸心然終無擔當大事意恐是自度才不足耳奇明彥何如曰明彥氣蓋一世亦奇士也但自許太過不能溫謙受善必不爲士林所歸安能當大事乎

精神氣魄弱不足以當大事氣麤學荒不足以當大事巽辭退托不足以當大事自許太過不足以當大事夫以表裏潔白也心事不凡也學精而德尊也而氣蓋一世也然且或不能當大事不亦難乎雖然憂國愛君則可以當大事自任重則可以當大事溫謙受善則可以當大事又何如其易也小子乎識之哉古昔聖賢所以當大事亦不過如是已矣

雜說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徐子曰斯可以去乎國君與國君抗禮國君欲尊賢則不敢與賢者抗禮抗禮且不可而况季孟之間乎曰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委吏乘田不已卑乎曰委吏乘田以祿仕爲義者也祿仕而居卑則可尊賢而季孟則不可尊賢而季孟賢者且耻之而况聖人乎

原名

名可好乎曰不可好名則循外孔氏之門子張問達好名者子張氏之徒也名可惡乎曰不可惡名則廢實莊周氏之言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惡名者莊周氏之徒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修其實而立名無好也無惡也亦無有意於立名如斯而已夫鳳天下皆以爲鳳而不以爲鳶鵠豈不以其有鳳之德而又有鳳之文也耶好名者之言曰鳳之所以爲鳳以其文也不務其德而修其文以求其爲鳳也吾未知其所謂鳳者其文而已耶惡名者之言曰鳳之所以有鳳之名以鳳之德也我寧無鳳之德不願其有鳳之名嗚呼其亦惑之

甚矣好名之弊至於竊惡名之弊至於畏竊與畏小人之歸也有鳳之文而無鳳之德則是亦鳶鵠而已矣無鳳之名而有鳳之德則是亦鳶鵠而已矣彼將曰吾不爲鳳又不爲鳶鵠乎吾不信之矣嗚呼好名者其心不可與適道也惡名者其性不可與入道也好名者其心務諸外而求諸未故遺內而遺本是亦所好也適足以喪其名而已惡在其知好之耶故不可以適道惡名者其性無爲終至於怠肆名非所欲也實亦非所欲也故不可與入道雖然好名者之反之也易惡名者之反之也難其如昭氏之不鼓琴何哉然則立名之道當奈何衣錦而尙褻先難而後獲其君子之道乎

思說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思者其作聖之物乎古之君子善思哉曰舜何人哉耕稼陶漁山澤之間而三年成都遵何德哉斯民也古之人所與讓畔而讓居者也我獨不能何哉早夜以思其所以爲舜者曰伊尹何人也匹夫而憂天下何志之大也匹夫而憂天下而使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何術以致之哉早夜以思其所以爲伊尹者故其爲聖人無難也今之君子則不然不及不疑也疑之而不思也思之而不得則不復也泄泄焉欲不勞其心而成之不亦謬乎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言何謂也曰爲夫

思而不學者言之也思而不學不可也學而不思亦不可也周公思兼禹湯文武之德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而待旦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生知上智其有不思而得者乎其思之也奈何曰君子無所爲而不思也然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則有其目矣君子無時而不思也然古之人曰精思多在夜中則有其時矣君子無所處而不思也然昔者裨諶善謀謀於野則獲鄭國有諸侯之辭命子產與裨諶乘而適野則有其地矣思於是乎備矣管仲其聖人之徒乎仲之言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

不已鬼神其將通之噫其有所試之矣

俞白渠得楓潭說

俞白渠得楓潭李氏故居也潭在南川北有瀑泉巖壁之勝李氏之先曰丹丘子頌始宅于潭子孫傳守之十餘世白渠願以錢十萬易之李氏子孫歎曰始吾祖築于茲夢有神人謂吾祖此伯渠地也子豈其人耶遂許之云余始與白渠俞先生門下相見白渠偉然長者也既吾鄉去楓潭十里因與之往來游從白渠磊落有奇氣智慮深沉可與言天下大事而懷才不肯施先生既沒愈讀書嚮道喜文章下筆蔚然而古作者風使白渠進而雖由此聞於百世可也潭之神其有

不止

知也夫白渠嘗求余爲楓潭記余諾之而未作今年夏書來謂余白渠字將改以白蕖願子之記也且曰蕖潔然出乎淤泥有似乎君子是之取耳余嘗勸白渠改伯渠不聽今又改如是所取則善矣其於夢也不遠矣乎今世之人鮮有不爲夢與識所動者白渠獨非今世人乎哉嗚呼是可以爲不信常道務鬼怪者戒矣觀史書援識以歸已卒敗其身以爲天下笑者前古以來何可勝數而近年以來溪山密林之中隱居說圖書早夜以俟天下之變者蓋比比也彼又何心哉而世之所謂士大夫又往往從而信之不已嗚呼其亦惑之甚矣雖然是足爲白渠賢哉聊書之以爲世鑑

問仁

仁者不毀人智者不譽人仁者愛人智者知人
修身如之何必志於聖修辭如之何必志於經
思曰睿睿作聖睿通乎微也聖無不通也何以通之管子曰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己鬼神其將通之
道之不明者人也其不行者天也故君子明之而已明則行
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又曰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是說也其一部大學乎允執其中則明德新民矣四
海不困窮則天下平矣

允執其中則民莫不興行四海不困窮則民莫不仁夫焉有
陷於罪者故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國之將亡善人困窮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其善人所以困窮
乎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善人不困窮矣

仁者公公則一不仁者私私則萬殊故曰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
也伊尹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是皆以一人憂天下者也以一人憂天下而天下之人無不
被其澤是故君子重自任也九經大義可知也其勸乎尊賢

曰勸賢親親曰勸親親敬大臣曰勸大臣體羣臣曰勸士子庶民曰勸百姓來百工曰勸百工皆勸也修身勸之本也柔遠人懷諸侯勸之推也

惡衣服菲飲食大禹所以造夏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文公所以興衛也衛已亡矣大布大帛則興而况於未亡而爲之乎

詩曰皇父孔聖皇父其有才矣乎孔聖亡身孔聖敗家孔聖凶國孔聖禍天下雖有周公之才使其心孔聖則無如之何矣

明德如之何敬其身而已矣新民如之何順人情而已矣

問新民曰未能自新焉能新民敢問自新曰存心行己一反乎其故可也曰有善有不善若之何曰善者何必反雖然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耳目之所漸染不善而以爲善者多矣是故君子必先明乎善

爲政亦然爲政不善一反其故而己矣君子未有不如是而能新其圖者也

周公思兼禹湯文武之德以施其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而待旦孔子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皆聖人之誠也是故君子非盡其誠不能至於至善也

孔子於易韋編三絕其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君子之求道不如此非所以盡其誠也

易曰傾否先否後喜何謂也曰否之終也剛之極也故能傾否也

問剛曰其必有所不爲者乎有所不爲者必有所爲剛之極者大有爲也

君子周急不繼富周急仁也不繼富義也君子之不繼富非愛財也義不可也

惟智者爲能通人之情惟仁者爲能順人之情

莫非人情也君子體之以公天下之利小人徼之以濟一己

之私

夫聖人者曲盡天下之情是故天下後世莫不歸仁也

或曰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不可惟在上者則可乎曰未可也其必在上而有德者乎

道術精微惟賢者講明之善惡之大分愚夫愚婦亦能辨之精微之能言而大分之不能謹君子之所耻也

爲善之人樂聞人之善爲惡之人樂聞人之惡

樂聞人之善者喜聞其過樂聞人之惡者惡聞其過喜聞其過故善日積而成其名惡聞其過故惡日積以滅其身

窮則變變則通者天也變而通之者人也變而通之則民不

倦矣

窮而不知變者天必變之天之變之也必有大亂以先之亂極則治矣

法久則弊弊則必窮雖周公制作未有久而不弊者也惟道則萬世無弊變而通之者因乎道也

君子喜言道小人喜言數苟盡其道矣則數可移也

論文與李近章

僕勸足下講大學豈欲足下汨沒箋注蠶絲牛毛而止哉欲足下存心大道以致用也僕又勸足下治古文豈欲足下馳騁藻繪爲一文人而止哉欲足下達於辭以利其用

也僕常謂足下有猷有爲者故云僕平日與朋友語及文辭者多矣然未嘗副之墨也今爲足下悉次其語以呈幸賜覽觀還以見教

臺山先生曰文者道之著也舍道則非文

鳳棲先生曰文章之學吾儒病之爲無實也若以文而入道以道而爲文何病之有

又曰學文將何爲哉爲其將得道也爲其將傳道也不得不智不傳不仁不仁不智相去一間耳

或曰得於文有道通於道斯得於文何必學文先生曰生乎古者不學而能之生乎今者不學則不能也生乎中國者不

學而能之生乎東方者不學則不能也何也由秦漢而上之說辭文章合而爲一故其辭達者其文必章是以國風之詩出於婦人者十九書之誥誓衆庶可以悉聽唐宋以下則不然所道在彼所讀在此齟齬而不入不亦宜乎雖然中國言語猶不離於文字若三韓方言則與文字不相干以言配文往往名不副實是故以言譯文則不盡乎其意以文譯言則不盡乎吾之意生乎今東方不學於文而可以得於文耶

或曰文者道之賓也賓主不兩立兩立駸駸然至於倒寘先生曰河南教人三分一月而功令居其一若視此爲例以二分屬之道一分屬之文何至賓主之倒寘乎

愚謂文亦有華實之分觀二先生之言則知所以舍華而趨實矣

魏叔子曰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迂徐敦厚儒者之文也波瀾激盪才士之文也愚謂簡勁明切韓文近之迂徐敦厚歐陽文近之波瀾激盪蘇文近之若孟子之文簡勁明切敦厚激盪之至者也

先輩言爲文須精悍精悍莫如孟子又言聲氣鼓動聲氣鼓動亦莫如孟子

朱子曰戰國文有精采又曰戰國文有英偉氣又曰董仲舒

文無精采觀此則朱子於為文亦要有精采有英偉氣矣
大抵簡勁也精悍也聲氣鼓動也精采也英偉氣也皆須養
氣以得之養氣之功又在學問尚志任道克己為仁所以養
氣也

士當以經世垂教為己任不然則志之不立言亦象之榦弱
質脆終不能持重而行遠臺山先生云

古人論詩云作詩須以千古第一人自待作詩亦然况作文
乎

古所謂辭語若雷霆江漢者果何等文哉每誦斯語未嘗不
想見其人也

史記有漢兵從天而降之語

周亞夫擊吳楚時有說之者曰
右去走藍田直抵武庫則吳楚

以為漢兵
從天降矣

此語可以喻文若孟子答問處無非漢兵從天而
降也然孟子豈有意為此文哉通乎大道橫豎沛然類出於
世俗人之所不意耳是故君子貴學道也

魏文帝日文以意為主愚亦謂意苟善矣雖訓民正音猶將
傳後焉用文為雖然氣不厚不足以發其意辭不章不足以
明其意故君子於養氣修辭兩用其功焉

韓昌黎曰古聖賢書具存宜師其意不師其辭不師其辭云
者不規規為模擬云爾古人之辭簡而質後世之辭繁而儻
如之何不師古人而可也然則不為模擬而能師其辭有法

乎曰熟讀古人書使古人聲氣浹於喉吻則下筆自有古人聲氣

洪新齋曰未有善讀書而不能文者也亦未有能文而不善讀書者也謂其聲之有節也欲得古人聲氣先須學讀書聲淵泉先生曰古人所謂讀書凡繙閱諷玩皆是也非獨此咿唔聲之謂也然一筆千言非此咿唔聲不能昭明太子曰麗而不浮典而不野韓昌黎曰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此二語作文之正道也然昭明主辭昌黎主意

讀韓文學其任道自重處下筆便有氣岸讀歐陽文學其反復感嘆處下筆便有風神

凡爲文患蕪澀多讀東坡文及賈誼治安策患流易多讀論語及檀弓

尋常語言皆有絕妙文章

尋常語言至理存焉所以爲至文也

古文有說而不盡處說而不盡意已躍如者文之至妙者也讀孟子先以朱子集注足本文成說旋去集註只讀孟子文則孟朱文優劣可見而所謂說而不盡意已躍如者在是矣論語亦然

古人文句皆有天趣如論語鳥獸不可同羣一段本當先言人不可絕物一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一段本當先言君臣

續編集卷之三 雜著 三十一

長幼皆人之大倫一句如此則言固有序而已涉安排
為文且先學韓蘇以及乎孟子論語

魏叔子曰能作不如能改能改不如能刪句中刪字不如篇
中刪句刪句不如刪意刪意不如刪題

古之善鼓瑟者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言瑟之善也又
曰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言鼓瑟善也為文亦然天下事
物舉筆無不能言者文之能也然必合於聖人之道然後言
故曰立言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孟子不備荀楊
不明此固然矣抑孟子不備乃孟子高處亦不可不知

文人往往以法為文千篇一套夫文章猶言語耳言語豈有
法乎其胷中正則下筆自有典詩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文人引性理語為文可笑吾聞引人事以明性道者未聞說
性道以明人事者也

凡為文不可意多意多亂文猶將亂多兵
文章忌考證考證豈立言乎

古今文字類多漫漫如話說者夫立言將以垂訓于後也焉
有教人而漫漫為話說者耶

古文不可用官話
古文不宜襲用典故語如以母為聖善以生日為覽揆今書

何堂集卷之三 雜著 三十一

網堂集 卷之三 雜著 三十一

札恒用所慎惟憂等語皆是也韓文公所謂陳言正指此類耳

古文不可艱險令人不可句

古文不可多用奇文奧字

文章腐熟固可厭亦不宜生割

文章之說豈止此哉僕所與朋友言者亦不止於此此其大略也雖然書不如面且僕所欲言者又不止於文章之說而合席未易為之惘然耳不宣

龍山講易說

秋日弦齋李子木至自黃驪夜宿余溫泉書室素山李公五

亦至相與酌酒道舊故子木言天道人事消息往來之義以及乎滿招損謙受益之道又言刻薄者無久享忠厚者有餘福證引古今為說蓋纏纏數千言因問曰此間有可與論易者否余以吳三觀丈人對子木欣然遂往而從之明日余入直龍山監重九日也約公五子木會聚遠樓賦詩宿朝日至挹清樓秋江一碧乃請吳三觀丈人三觀宅在樓後隔一岡地子木與三觀相見樓上喜甚二人相與論易滾滾說卦象爻辭往往擊節歡笑傍若無人者余及公五嗒然而坐而已有間公五笑曰貧者累飢得乎易則有生之道乎子木曰然君子安分故不為不義動是以有生之道也余喟然曰善言

阿堂集 卷之三 雜著 三十八

也吾所善朴美才異人也嘗語余曰今世惟有德者得生乎
余笑曰獨今世乎哉美才曰古者其人重人故惟人之爲貴
今世則不然今世惟有德者得生乎子木曰有道之言也是
日子木至三觀宅觀三觀所著周易增注然後去

明年夏子木復至京師訪余遽請別曰吾治農黃驪江上
今畎畝之事曠矣不可以不亟歸也余問治農樂乎曰家
人皆勞而後食故食之無斃而兒子輩亦知稼穡之艱難
吾以是樂之是行子木猶至三觀宅宿以講其所未講者
喟然語余曰三觀丈人吾師也始子木有舊田宅足以衣
食中歲用稍盡有勸子木鬻田以息子錢者不聽遂以明

農云吾友任君元嘗言安東金氏之興基于農巖先生諸
兄弟治農之功子木之家將由是興歟并記之以諭于李
公五

良吏說

世俗所謂良吏者三爲民一爲身一爲國一何謂爲民以牧
民爲悅者也害民者己之利民者爲之何謂爲身以淑身爲
悅者也事有關於己者則如汛掃焉監司御史不能問也何
謂爲國以奉上爲悅者也凡上之所征於下者無不惟其期
焉世俗所謂良吏者三善者其爲民乎是說也吾聞之景平
蓋知要者也故錄之有問爲吏於余者將書而贈之云

金文貞公逸事狀

潛谷金文貞公始微時遯于加平郡之潛谷號曰潛谷因其居也其初無居室嘗闕地爲窟架其上爲屋以處其妻子晝負薪於山宵則耿松明讀書窟中一日夫人從牖中遠望而曰彼青袍乘馬而來者若新婚子然公曰其是吾婿乎時公有未嫁女在窟中矣夫人驚視公曰何不蚤言之公曰蚤言之亦何爲夫人曰將如無襪何公卽脫其襪與之已而青袍者果改公服至下馬于窟之外公酌井水置窟之中具冠帶出揖婿入窟中婿婦旣交拜遂以女行公出窟外一揖而送之于後結草屋三間于谷扁曰晦靜堂東陽尉申公嘗訪公

晦靜堂公方耘于山下申公從之于山下之田公曰我爲人耘田不可以不終畝也申公在田壟與公言公耘而東申公從而東公耘而西申公亦從而西申公旣屏車徒就店舍夕從公歸宿晦靜堂是夕夫人有產漸公謂申公曰海菜未及具矣我且適市我未返而產煩卿作飯申公曰諾已而夫人產男申公爲之浙米而炊公旣返申公謂公曰兒哭聲不凡我有幼女願以兒爲婿公許之是爲歸溪公云

按文貞公行狀公當光海朝爲太學掌議以鄭仁弘主廢母論削其名儒籍中光海怒命禁錮諸生於是公遯潛谷公後孫允植洵卿爲余言嘗至潛谷謁文貞公祠晦靜堂

續編 卷之三 雜著 四十一

遺墟也負崇山抱長川川上有鉅石二一名讀書巖故老相傳以為公讀書處一名纜車巖即夫人纜絲處云余嘗與金孺容論文貞公事余問孺容公之在土窟中負薪爇炭於山暇則何為孺容未及對余曰亦讀書耳孺容曰然及得讀書巖事則喜曰可以證吾言矣作金文貞公逸事狀

志感

三月丁未出彌陀寺讀書記昔壬戌春從尹士正讀書于此寺今再葺矣是年秋士正沒時士正讀而余作古文也得略千篇士正所讀易大傳至一闔一闔往來不窮之說擊節詠

歎不已若將手舞而足蹈者問之曰神也夫神也者妙萬物而不可測者也是不可以語言髣髴也若是乎其善形容也既而曰神其可知也宵而夢一人焉朝或見之朝而思一人焉夕或見之有剝啄於門者心中忽曰無乃某人耶出而視之果然有謀於我者吾為之謀之心中忽曰無乃不成乎卒不成皆神也又曰子孫有肖厥祖者其肖神也吾兄弟目耳鼻口不甚相似也而人之見之往往以余為兄無他其神相似也士正每取余作讀之輒曰異哉無規矩余曰然則詞不暢乎曰暢矣體不具乎曰具矣然則何者為規矩古人為文亦如是矣士正喜余文尤喜余論余與士正論文最多嘗謂

阿堂集 卷之三 雜著 四十一

士正文不可學而能也雖然讀古人書讀之不已則有感激悲憤不自勝時感激悲憤不自勝時則其文工矣士正笑曰然則吾之文既工矣吾讀古人書至忠臣烈士伏節而死義者未嘗不激昂慷慨嗚咽而涕下也余曰然子之文不既工矣乎及觀余彌陀作甚喜余不爲規矩者噫今已矣夫己酉黃夔一至涕出而道其事遂書而志之

彌陀寺問答

甲子三月彌陀寺中讀書一日與黃夔一講大學有一老父至前拜請曰願聞善言前日夕佛堂下有老父招丐子乞食寺中者近前誨之曰爾亦不勤故耳盍歸勤力以食之哉余

聞其語不見其人也因問曰子耶誨丐子者老父曰然余曰子固知道者也何問人爲老父曰雖然願有聞也且曰少不學不識文字不譯不能喻也觀老父儀觀甚偉類有道者乃言曰吾讀古人書有曰敬曰誠者誠也者實理也敬也者所以存誠者也爲之述其義老父俯而聽之曰甚善有問曰請問大學爲之說三綱領八條目大意老父起而拜曰夫子幸教我敢不拜有間復跪而請曰願有聞也余曰吾觀於易有曰吉凶曰悔吝者老父曰如何曰吉凶對立以善惡分者也悔吝者所適吉凶之塗也凶則必悔悔斯吉矣吉則必吝吝斯凶矣夫四者如循環而無端者也老父請書于紙余爲書

經堂集 卷之三 雜著 四十一

之吉凶相對書悔吝則於其左右老父囊之已而復出而視之曰無怪也夫吉凶如南北耳然吉之於吝若是其比也宜乎其趨凶易也余曰然吾固曰子知道者也吝有難余者曰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言何謂也余未及應老父在傍聽之卽舉其手示余曰固也惡也者非他善之反也如反此手耳謂之非性可乎於是一座皆驚以爲異人也因與之言往往及天人性命之說老父聽之唯唯也明日見案上有中庸問曰此何書曰言道之大原出于天者也老父執書以請曰願聞一言爲之說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老父曰善哉自上而下者也人之爲學也其自下而

上乎爲之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之和老父喟然歎曰爲此說者其悟於道者乎又曰未發其可知也未發如此室已發則戶外也凡言未發者出戶之外而曰曩吾在室中如此云爾余蹶然起而拜曰子吾師也吾不敢復有言也遂不復言

余嘗以彌陀寺所問答語尹周老周老歎曰異人也此其爲觀心之學者乎又曰明儒學案中亦不能多見也明儒學案者中國人所撰明儒言行多王陽明弟子云老父姓朴字曰美才其後往往至吾家多善言可聽每請余說大學於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唯唯也至格物致知則曰異

阿堂集 卷之三 雜著 四十一

哉其可疑也何可窮天下之理而爲道乎格必有異義也
余屢爲之言卒不能爛漫也丁卯夏讀書仁王山下美才
訪余時余方困口語美才聞之謂余曰彼毀公者不善耳
然公宜自引咎曰是由我也吾何爲使彼爲不善哉是吾
過也公則心平彼亦不能怒公矣余起而拜曰善言也吾
久不聞師語矣遂序次往日之言錄而觀之

策問

中庸

問中庸聖賢傳道統授心法之書也堯曰允執舜曰精一莫
非此道之統而其所以符合於中庸之旨者可詳言歟禹湯

文武俱繼聖道之統則六經之言中可歷指歟孔曾思孟皆
有傳道之書而是篇之會極抑何由歟全書多稱以子曰仲
尼則可知夫子之所言矣先儒謂成於子思孟子則果非子
思之獨述歟中庸之義夫子則只以德行言而子思則兼以
性情言者何歟程子則曰不偏謂中不易謂庸朱子則曰無
過不及平常之理則二說之淺深果何如歟天命率性人物
同異之辨何如戒懼慎獨君子動靜之工何如致中者中庸
工夫之極也時中者君子體行之道也二者亦有同歟殷周
之處變何以合於中乎夷齊之求仁何以異於庸乎胡公之
中庸子莫之執中俱可謂反中歟費者用之廣隱者體之微

則理氣之分果何如歟鳶魚活潑之義鬼神微顯之理亦可
條陳歟夫婦隱微親密之際道至小而造端何歟天地覆載
生成之偏理當然而有憾何歟三達德何以謂之德五達道
何以謂之道歟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義同而
辭異者豈有上達而下學之別歟三近是入德之事九經乃
爲政之道而俱謂行之者一何歟誠爲一篇之終始而始發
於鬼神之章終分爲天人之道其詳亦可悉言歟或只言眞
實或兼言无妄程朱之意亦有同異歟三十一章何以爲小
德之川流三十二章何以爲大德之敦化以上諸章則未可
言大德小德之分歟衣錦尙絢吾儒之立心也衣褐懷玉老

氏之法門也其亦有不同者歟首章則先存養而後省察末
章則由省察而至存養亦何故歟朱子之分爲四節饒氏之
分爲六節果有詳略之可言歟石氏輯錄未析於大義者乃
門人之記錄多失旨歟游楊諸說多淫於老佛者豈程子之
教道有未盡歟馬鄭箋注盡掃於程氏其無經旨之發明歟
黃蔡諸子親學於朱門果有奧義之能傳歟大抵中庸之書
子思子繼父師之傳著爲此篇以明道之大原以詔後之學
者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天人性命之本日用事爲之末無所不統下學操存
之要聖神功化之極無所不該其規模廣大其工夫精細歷

選前聖之書未有若此篇之明且盡者也及夫朱子章句以明之或問以辨之於是乎列聖道統心法之傳子思繼往開來之意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學者善讀而有得焉則可以讀天下之書可以論天下之事可以建立大本而經綸大經奈之何今之士科臼之類懵經而不耻章句之徒博涉而爲悅於是乎經旨晦而道體隱以至陸王尊德性之學肆行於世而正學不明異端日盛有識之寒心厥惟久矣如欲使戶講性道之旨家誦明誠之學人無索隱而行怪士皆行遠而升高以接夫子思朱子之統而囿一世於中和位育之域則其道何由子諸生必有素講於是書者其無以程式爲拘各展

所蘊

論

井田論

論曰井田有體有用井田之體雖不可復於後世而井田之用則未嘗不可信於後世也何謂井田之體殷周之助徹是也何謂井田之用西京之限田北魏之均田隋唐之間世業口分之法是也何謂井田之體不可復也曰畝澮溝洫之不可成也曰五畝室廬之不可定也先儒論之備矣拘儒曲士不達古今之異宜欲復三代以上之田不亦迂乎况我東則崎嶇多山國中大野可以畫井者莫如吉州之女真坪而咸

興永興次之然女真之坪亦不能百里今若剗白頭而平鴨
綠則已不然則百里一同之田其將區劃於何地乎何謂井
田之用可行也嘗取 純廟丙子帳籍及丁卯田案而考之
嶺南民人三十三萬餘戶而其田亦三十三萬餘結海西民
人十二萬餘戶而其田亦十二萬餘結關北民人十一萬餘
戶而其田亦十一萬餘結其餘諸道莫不大抵相當而試就
邑邑而考之亦莫不大抵相當八道土地舉其大數爲一百
五十萬結而八道人民亦爲一百五十萬戶夫天之生穀之
土常與生人之數相當者豈不欲以一結之穀而養一戶之
人耶豈惟我東之爲然哉中國亦然三代之田未有不畫井

者也三代之民未有不受廩者也然而民未嘗有餘而田未
嘗不足也茲豈非天欲以一井而養八家百畝而養一戶耶
是故口分世業之法非但隋唐行之高麗太祖亦嘗行之於
吾東夫以高麗而行之則寧或我 朝之不可行也耶夫井
田之用不行於後世者何也豪右兼并之不能禁故也然橫
渠張子嘗慨然有志於井田而猶嫌其亟奪富人之田嘗讀
其書未嘗不反復而致疑也夫奪之爲言也非其有而劫取
之謂也夫帝王者率土之主也苟究其本則果孰所有乎君
子之爲政也均之云乎豈曰奪之云乎然則將何術而使豪
右兼并之家自捐其世傳富有之資而不怨於有司乎昔漢

之封三庶孽也分天下之半而賈生固已痛哭流涕矣然及主父偃用推恩之策而天下強諸侯莫不斂手就削至若今之所謂豪富兼并之家豈復有傑然可畏而不可制者耶亦嘗觀乎人之數世矣其能保守父祖之田業而不賣與人者十不能五六其歲歲割土者十常七八由此觀之則其畜贏餘以益占者可推而知也今誠立爲限制曰自某年某月以後無得有加於此限其子孫有支庶則分之其或隱不以實及令後加占者民發之則與民官發之則沒官如此則不數十年而國中之田可均此蘇老泉所謂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者也董

仲舒之論井田亦爲宜少近古之說宜少近古云者豈不曰差易於畫井而不失其均田齊產之義而不遠乎先王之意也耶雖然爲是有本紀綱是也紀綱不立則民不信其上民不信其上雖有其法不可行也紀綱之立又豈可以一令一事之得其宜而取必於朝夕哉譬之畫丹青雖具摹畫雖工苟無絹素之質爲之本焉則雖有毫墨又安所施之哉謹論

綱堂遺稿卷之四
祭文

綱堂遺稿卷之四

達城 徐應淳汝心 著

清風 金允植洵卿 編輯

祭文

祭從兄縣監公 慶淳文

嗚呼天欲喪我家耶公何爲至於此人莫謂公貴富而久生孰有謂公止於是死耶嗚呼公之爲氣上薄雲漢逸乎如騏驥之衡驟而不可絆也浩乎如江河之奔流而不可捍也盪乎如雷雨風雹之交加而龍蛇變化爛漫也人之望之徒見其修幹暫容頎然有長厚風耳夫孰知其能跼藉豪傑凌轢

綱堂遺稿卷之四 祭文

王公而折節去牙角退然以就乎中庸耶雖然其精神氣像猶軒昂磊落而崢嶸故其文章泉湧談辯風生而秋月春花山礪水濱中酒笑言風流津津公之平生不亦一世之偉人乎夫豈不能端步青雲之上而爲國之光耶孰使公白首斗食隕身乎南方公之沒也子弟不在傍親戚不相將館宇淒涼旌翼颺揚而交朋故舊賓客游從之士涕零乎返堂之車相顧浪浪而已人固不能無窮窮而可悲孰與公當嗚呼小子之幼也先人有言爾但學汝從兄且曰吾無願乎爾但願爾如汝從兄日月雖遠肝肺是銘小子從公周旋二十年稍稍有能文聲而公遽坎壈以終小子又憔悴不成名每念先

人所爲期望眷顧於公與小子者未嘗不中夜以興涕霑于纓嗟乎使小子軒冤珮玉揚于王庭其誰與爲榮高文大策羽翼清明其誰與樂其成乎此小子所爲淡悲永傷而不能爲情者也噫嘻小子其有當世意乎惟願與雨也我邁爾征無隳厥家無負我父兄之志耳然小子南川之居豈樂地乎而溝壑漂泊又朝夕至矣小子其如之何哉身且不知其處其能有門戶事耶雖然雨也傑然大家宗也使其祇適厥考吾門百口庶其有終乎嗚呼是可以小紓小子之慟而公亦無憾乎土中也耶

祭先師俞先生 莘煥文

鳴呼哀哉先生之喪也天耶天也天未有不仁者矣非天也孰使之然耶將所謂天者蒼然在上而已人之有生有死茫然其無與耶雖然先生之生天也天將爲斯文生之也先生之生而天也先生之死也而獨非天耶嗚呼其天也嗚呼天其有不仁者矣使先生窮其貴極其富而壽百歲先生之道其能大行於當世而無病乎先生之志耶而窮餓困苦其身五十年卒又中途而折之惡在其天爲斯文生之也耶嗚呼小子事先生有年數矣猶能髣髴先生之萬一先生溫乎如春而嚴乎如冬皦乎如日而渟乎如海恂乎其如菽粟而確乎其如金石也是以先生之學無適無莫而的然乎繩墨之

正也先生之道不離不雜而超然乎神化之妙也說經則不偏不倚而言外之意恍然作者之所不能思也爲文則不夸不毗而立言之旨卓然後聖之所不能易也古人所謂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者吾不知其何如人也然百世之下苟有聞先生之風而讀先生之書者尙能誦此語而想像乎先生矣惜乎天之不假於年也先生之道其有一二得行而施者乎其所欲爲亦有一二得卒其事者乎天之生先生果何爲哉將使其身殉其道而已耶縱不能使斯民被其澤寧可使士大夫不知廉耻縱不能使四方之士一出於正路寧可使吾黨之學者無所挾策縱不能使異端邪說不

蔓於天下寧可使狎大人而侮聖言者猖狂於門墻而無爲
憂之者耶雖先生亦不能無遺恨矣寢吾聞其噫也居吾見
其色不怡也而抑揚之間壹似重有思者吾不知其何爲而
然耶甚矣先生之信天也方病于牀而語小子曰吾其不死
也夫洪範演尙猶草草吾又欲爲廣德一篇以發其用天其
不死我以成此乎嗚呼天果可信乎天地鬼神實喪斯文何
有乎洪範演又何有乎廣德耶雖然洪範演不可不傳也昔
河南之爲易傳也亦曰尙蘄少進然易傳其可終不傳乎惟
是廣德之旨未聞大意嗚呼已矣其孰從而質之耶小子歸
白露梁之隧越月而後始克開卷然每悲來填膺不自覺其

書之廢也雖然臨沒之夕執手之托尙琅然于耳也願從二
三子益講所聞以無忘所謂守死善道者益求天下之士可
與讀先生之書者以明先生之道以俟天之悔禍于斯文然
小子病矣而二三子亦皆雲散已矣小子其如之何哉天之
懵懵也久矣我生之初不聞其昭昭也我生之後不見其昭
昭也嗚呼其終懵懵焉而已耶其亦何恨乎先生而何憂乎
小子耶嗚呼哀哉

祭尹士正 秉益文

嗚呼士正而止是耶子之平生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夫豈能
獨專乎今日雖然懇懇乎其仁也溫溫乎其恭也休休乎其

有容也豈不是大受器耶天之不相乎斯文非今日也獨怪夫天之生此人也其何意歟嗚呼士正古所謂真儒者為何人哉聖人所謂朝聞道夕死而可者其人耶子之立心子之制行所謂真士大夫也子之所志子之所造所謂真學問也是亦真儒已矣奚其為真儒維暮之春讀易彌陀大傳闔闢往來之說吾不知其何味子獨擊節而永歎不知手之將舞而足之將蹈已乎士正此其所謂夕死而可者耶則亦無憾乎死也耶嗚呼士正古人所謂知己者何如人哉子之知我也善知其善不善知其不善豈不知己乎哉嗟呼余之不肖獨不能為子之知己耶嗚呼慟哉已乎士正子死而去我生

而留葭葦蒼蒼明旌悠悠高山峨峨清江之波從子于中河哭而又哭病如之何嗚呼尚饗

祭姨弟李命汝 祈永文

嗚呼命汝吾不悲子之死而悲子之生也霜雪之交蘭芝不榮鳳凰之出衰世之禎甚矣命汝之窮也生乎溪山之中死於溪山之中我有良明遠矣曷從所耿耿者惟余而已三年不見以死嗚呼何其窮哉

祭沈稚和 樂中文

嗚呼稚和君其死矣寬裕溫柔之德和平祥善之容其不可復見矣嗚呼稚和人事之變其可知耶我始見君露梁之上

及君從吾師則相與還往于稷下之里余之辱知于君自茲始矣春花之朝秋月之夕余未嘗不至於君之室余至於君之室則二三子未嘗不在當是之時余不自知其樂之爲可樂也既君南歸于海既先師沒既余棲皇中外遂與君相失人生離合不可常如此已足悲矣孰謂十年之間無幾相見而君又遽爲千古人耶嗚呼稚和始余與君上下于修己治人之術經濟之策文章之趣微君之好善不倦孰使余議論纏纏而不厭自君南歸一於朋友文字澹然若相忘此古人所謂離羣索居之歎耶君之爲人忠厚悲惻慨然爲義其言藹然如父母順之宗黨宜之下至田更堯叟乃或望其顏色而嘖嘖歸誠長者孰謂君優游海滢無所成名以死耶我來哭君撫君之子風雨三日館君之堂撫事觸物悲動于中陳辭告哀有淚而已嗚呼哀哉

祭素隱李公

綱愚

文

嗚呼維公篤行君子純樸淵渾雖古誰擬念昔拜公高山鉅嶽卽之恂恂氣厚言慤噫公家世爲世信服服信維何忠信敦篤及公兄弟承以謙虛退然而處訥焉以居公雖不言入室則化宗族鄉黨咸歸長者郡縣之政惟古之式簡臨寬居不動聲色棄官誨子逍遙東山大耄命德貳卿之班流俗疾儒公然呵罵詩禮爲盜丘園則詐至于論公同然心折靡賢

靡愚覲醉聞說凡今之士鮮知爲己學趨于駁文習其靡唇
舌筆札沾沾自喜而翽而翽莫知其止何不學公慥慥忠敬
斯昔盛際先民之行小子顓蒙晚而及門眷焉有誨維德之
言願卒受教公則遽歸嗚呼遠矣曷云能追矧惟小子有志
儉德慨我思公中夜太息尙願自今從公之子雖無老成典
型在是有鬱東園顧瞻傷悲陳辭于筵有淚盈卮嗚呼哀哉
尙饗

祭先師俞先生墓文

嗚呼小子其不敢見于先生矣嗚呼先生之沒十年矣小子
學日以廢志日以墮言招尤行取悔辭受取予不能一出於

義小子負先生矣其何以見于先生嗚呼小子其無能爲矣
小子自先生沒四年而後始得僦居于京師至於今不能去
也然士正己沒矣士弘浮沉世途定汝汨沒于家而周老子
範棲遑山谷中矣小子又誰與講此道者嗚呼噫嘻吾道已
矣先生其亦眷戀而憂歎之耶玄和復出門人俱在一聲長
嗥先生不應陳詞于前有淚浪浪嗚呼哀哉尙饗

祭南玉圃

弘重文

嗚呼哀哉無惑乎公之止於斯而沒也昔我先師俞先生嘗
謂公 英廟時人物公豈今世人乎哉余旣博觀乎古今賢
者而得年者少不淑而久生者多余又何嗟乎公嗚呼士之

然堂集卷之四 祭文
厄也久矣讀書而該於事如公學古而周於今如公持方而不哂乎圓如公然而不用於世者夫豈偶然爾哉彼小人之誣公特蠅矢之於白玉耳公且含笑已矣亦何足云爾嗚呼公乎古人思朋友有千里命駕者此爲何如人哉公於前年手書來我今歲之春公又遣子要余爲龍門之游誓言未幾余適有鴻山之役孰謂公又不竣余而沒耶今者之來若將見公而乃高山漠漠之中執紼哭而送公而已嗚呼悠哉曷從之游跪陳辭而酌觴公庶監乎余哀

祭伯氏文

嗚呼哀哉惟兄性純仁厚行篤孝友而兄平生有憂而無樂有勞而無佚有寒飢而無溫飽有疾病而無康寧以至沒世亦獨何哉嗚呼哀哉昔我父母有慕道之心兄始十歲已受學于砥山之門十年之後以親老無食舍學而畊勤力以爲養養則盡其歡喪則執其禮祭則盡其誠此兄之孝也小子幼有奇疾父母憂勞兄實保抱調護盡心醫藥得爲完人而性氣異稟兄寬而弟暴兄渾而弟褊兄木訥而弟便儂兄勤而弟惰兄有遠慮而弟無近憂然而包容容受有愛而已此兄之友也嗚呼兄則無違乎親志而無負乎師訓矣小子自從俞先生學永念我父母之心兄弟相誓願以儒道立家不敏也不克靈承兄訓迄不能有就孰謂兄又遽去我而沒耶

鳴呼哀哉昔歲癸丑兄弟遭癘既少愈兄曰吾老矣不可以復力于畎畝且吾誰爲爲之哉遂相視大慟至今不能忘也小子雖得官于朝其又何心而仕乎且吾兄弟並老弟榮而兄枯弟豐而兄約非小子意也然一門百口視此以爲命而朋友之勸之仕者又皆以伯氏老且餓爲辭是以黽勉從事及爲永春則兄弟之家俱不免於餒矣尙願得近邑兄弟在官厚薄共享之此計不遂而今得杆城小子其誰與爲榮乎猶復黽勉而去兄知吾心樂否乎今將遠離我心傷悲敬奠薄菲以告衷情兄其聞乎抑不聞乎

祭尹殷老 致祖文

嗚呼哀哉殷老天既賦子以廓達之才胡爲乎不生於古而生於今不生於中國而生於東方此天之所以厄子歟昔始見南山之下子之兄弟意氣偉然若將有當世志子之兄弟三十年彷徨不能去京師其意蓋如是而止耶吾黨之憔悴無聊久矣子來一笑憂者以喜怒者以平而病者有生氣天之厄子以死所以重厄吾黨也歟嗚呼哀哉昔歲壬戌與子南游華陽秋暮子詩滔滔子之論詩有古詩人之旨余以不才遂得有聞於詩道兄弟其情義則師友嗚呼已矣其可以復見乎子沒之翼日余夢于小白山中子來別我言往中國素袍青驢意氣揚揚如平昔嗚呼其果游中國乎吾聞中國

之士多曠意踈氣無齷齪像是其人皆子之友也余亦幾何而不從子游以友其人耶余又何悲哉余又何悲哉移官滄海我馬欲東奠此菲薄以告遠別子其知乎否乎嗚呼哀哉
哀辭

尹士正 秉益 哀辭

先師俞先生既沒門人尹秉益士正爲之文以祭之曰天地之道有屈有信吾道之屈也久矣屈而無信則已如其有信奈何不在乎先生之身越三年壬戌七月十日士正又沒士正有友曰尹致聃周老哭之曰一布衣之存沒而曰關時運之興衰不知者其孰不驚且笑哉嗚呼士正孰知子畢生苦

心堯君而舜民者大慟而去士正南原尹氏 崇禎丙子斥虜和陪臣學士忠貞公諱集集之弟不仕諱柔皆士正八世祖也祖曰彝鉉府使彝鉉二子泰周泰殷泰殷無子士正以泰周第二子後泰殷士正生清風幼而孤母夫人黃氏以士正兄弟至京師士正之兄曰秉鼎士弘士弘爲人寬弘有容士正爲人恭儉愛人持身清白有悟性慧解過人士弘士正兄弟始從權公學仁受讀權公器異之常曰眞儒姿也勉之哉毋小受早晚必有先覺大賢爲汝師者及長從俞先生聞窮理居敬修己治人之術大悅自是學日進先生講道京師以倡後生士正往往操拔箠侍門庭者莫不以尹士正兄弟

爲主聞望傾一世國中賢士願交者甚衆旣士弘及第出仕衆謂尹氏兄弟且大用士正所後母曰申夫人申夫人沒士正哀毀甚喪除落然不爲進取意而士弘又低徊不能有爲先生遽沒矣於是士正益發憤慨然以斯道自任然憂患世道之意明發耿耿至死不忘也士正嘗曰東方無出處又曰後世無出處嘗自號明潭問之曰孔明事業石潭先生學問吾之志也始先生疾病士正問所欲言者先生曰無可言惟願諸君守死善道耳又曰有爲學之方圖在可依此爲之爲學之方圖先生所爲以贈士正兄弟者也圖若說具在先生文集中又曰吾死之後且讀吾所著書又曰與二三子求寂

寞之濱士正請以致秉歸清風致秉先生子也先生曰母清風二三子肯乎二三子必不肯不可先生旣沒士正與二三子葬先生于露梁之南遂與二三子校先生遺文繕寫令可讀又與二三子日夜謀聚會以講先生之道者不克竟厥志以沒士正之事先生也病嘗藥死喪之衣衾棺槨費皆出土正兄弟葬以禮旣又謀改葬不果又將經紀其家事亦不果初士正兄弟從先生先生曰君師父一體若輩能父事我乎士弘曰敬諾士正獨不可士弘竊責之猶不可及其事先生忠且敬諸門人莫及云士正嘗語余吾師可謂尙志哉吾猶及先生少年時矣言語動容有規矩先生晚年時言語動容

卽其少年時言語動容所異者特晚年愈尊嚴耳余之事先生十年矣進則聞先生之道退則與士正游以爲樂一朝先生沒今士正又沒矣嗚呼余尙何歸哉作尹士正哀辭

金國卿 光植 哀辭

金國卿沒余哭之哀而曰古者死有誄余不爲國卿誄而誰爲之誄其序曰國卿諱光植余與國卿皆俞先生門下游者也國卿之兄曰晚植器卿其從父兄曰允植洵卿皆以少年從俞先生游國卿年十九則從二兄後日往來門下進則聽先生講說退則述志意爲文章請先生存刪可否如是者五年而文詞日進議論可聽先生常曰器之德器洵之力量

國之才氣皆可與有爲者也國卿嘗慨然有當世志病世之儒者喜說性理而無實用與余往復論學之弊凡累千言大抵皆此意也其言曰孔子之門人言四科曰德行曰政事曰言語曰文學而後世儒者則專教人德行矣然程氏之門若楊龜山其才豈足治一縣哉而其德行吾又不知也又論亭林顧氏之學盛稱美之余曰龜山學問人也子亦言其學問而已矣何其才之足問龜山之學其聞道則吾不知己獨不得爲志大道者耶是亦德行而已矣奚其爲爲德行且君子之論人將適於用而已耶則非余攸聞也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天下國家可

均不亦適用矣乎顧寧人賢者也吾固願爲之執鞭焉雖然
顧寧人博雅有節義人也子亦師其人已矣又何必言其學
哉夫學也者志大道而聞大道者也豈博雅之云乎國卿每
與余往復未嘗不以余言爲可也故能改其前見以出於高
明凡余爲議論當世之人往往大驚且笑然惟國卿以爲知
言也凡爲文字國卿以爲可傳也國卿亦喜論治而獨與余
言者爲多多名論可傳嗚呼國卿有高世才又志於有用然
終不能用卒又不得其年以死此命也夫

朴稚磷海璘哀辭

俞先生與二三子講道漢陽城西於是朴君稚磷踵門而見

先生未數月則就先生之里而居焉朝莫見先生徐行安坐
室聞大學修己治人之術退則與二三子上下其所聞文會
堂中明年先生沒又明年庚申七月戊午稚磷沒二三子相
與哭之慟曰天降割斯文不愆遺善人吾其何哉稚磷諱海
璘忠臣忠正公諱彭年十世孫也朴氏世居大邱其先平陽
人也稚磷少孤能自知讀書既壯以諸父命治舉子業母夫
人鄭氏寒崗先生諱迷之後也常曰吾無願乎兒惟願兒爲
聖賢之學稚磷於是感激欲學然嶺南少同志稚磷又不欲
標高揭己爲異於人者然其居家以禮律身常書不妄語其
座右則終身不妄語云嶺南觀察使試嶺南士稚磷與諸生

升堂校及三校有一生竊書稚磷文先入之觀察使出坐於堂考諸券使諸生觀至稚磷券疑之則手兩券左右顧問曰是出誰手願聞之稚磷默不應竊書者亦不敢應也有間觀察使復問曰是出誰手願聞之稚磷又默不應如是者三觀察使作色曰何不言其終不可言耶稚磷由然若不聞也由是置下考既而觀察使聞之喟然歎曰眞長者也曩吾固疑之其後觀察使有至其家請見稚磷者見稚磷威儀言辭有道人也將薦于朝稚磷聞之曰不可無其實而冒虛名耻也吾舉子也吾寧決科以成吾志乃遂北居京師居歲餘乃見俞先生慨然志道切問而近思先生甚重敬之明年秋

稚磷在南方聞先生沒大慟而爲之麻旣歸則又與二三子講道不輟曰吾母之志也吾不能已也明年春與余入金剛道謂余曰夫學者亦行耳能知而不能行何以學爲今且以九容九思日行一事有成焉又行一事其亦可乎余善其言稚磷之病也入其室見壁上有細書九容九思往往有墨識其傍者稚磷有田在大邱棗栗稻麥足以富樂而臧獲之環其宅而居者五十餘家稚磷妻子日夜謀南歸然二三子不肯舍稚磷稚磷亦彷徨而不能去也其見俞先生也余以南人爲之主其居先生之里也余又先後之稚磷嘗語余曰人皆謂子迂濶子誠迂濶然士大夫不可不迂濶吾所以愛子

亦以子迂濶故也稚磷既沒余爲文以哭之怨天甚旣而悔之乃更爲短辭以哀之其辭曰
嘻乎稚磷使子而老死南方兮吾不子知使子而富貴而壽考兮吾不子悲繫吾黨之日孤兮亦天運其何爲子室南之兮子神南游惟吾文之可讀兮使後生兮誦子後生之不肯讀兮惟子雲其可俟嘻乎稚磷

金聲遠 鶴遠 哀辭

金聲遠諱鶴遠生於善山學於京師沒於善山聲遠少爲舉子文以千首計入試場操筆書卷疾如風雨試嶺南試京師士莫能及其敏者游京師客金春卿所盡取其所藏書觀之

爲古文辭亦一筆數千言略不究思如宿作然旣金器卿洵卿從吾師俞先生游聲遠亦日往來門下聽其所講說一朝奮曰不如學也則決然歸其鄉悉出其平生所爲舉子文作矢文讀而瘞之山遂不赴舉勵志讀書從沈丹溪處士游以講其所聞於先生者若將終身也其爲學也語默行止惟義論事不苟常曰聖賢之言無有著之經傳而不可後世行者養其親必有酒肉蓼荅不乏於藏及喪自致動遵古人之禮方居喪其隣有喪其親不能殯葬者哀之爲之鬻田以周之清介守貧非義不以取於人所親有爲邑宰不善治者卽勸之去不聽再三勸至棄官乃止然聲遠慷慨士也 萬東廟

廢聲遠至華陽祠採薇酌水爲文祭尤庵先生出祠門痛哭
作詩行歌山谷中且歌且哭湖嶺間至今人往往誦其詩者
余見聲遠俞先生門下在甲寅歲其歸善山則丁巳秋也始
聲遠從先生退則曰不足學也毀不已器卿洵卿曰母先生
不可毀也不聽然猶往來門下也久之歎曰余過矣先生非
今世人也遂終已服先生己未秋先生沒聲遠遣其弟鳳遠
齋文及奠至京師祭先生及秋又身至京師親祭先生然後
去聲遠自從先生學文章發越有風神可誦聲遠 純祖己
卯生今 上丙寅夏沒於是父喪未三年矣謂其弟曰我死
勿爲棺我有三罪行負神明一罪也無子二罪也未終父喪

以死三罪也我死而爲棺者若非吾弟也壬戌冬余至善山
聲遠見余喜甚引余至其家酌酒道舊故甲子冬聲遠又至
京師見余仁王山下多傷時感憤語爲余論出處進退之義
綣綣焉旣別數年而聲遠沒矣悲夫辭曰

嗚呼聲遠士患無志有其志矣行或不類子有古人之志且
孝且義吾謂子百世之士止於是而死耶嗚呼聲遠

日新齋金君 基朋 哀辭

金稚章喪其子基朋哭之過時而哀嘗泣而語余曰基朋有
一二可稱者非誅不能顯也願吾子圖之又曰基朋生聰警
五歲上學略通擊蒙要訣小學四子詩書十歲從父日拜家

然齋集卷之四 哀辭 十九
廟事父母得父母心其事大母黃孺人亦然於二姊友愛不
衰遜于朋友常有施予心嘗南渡汕水謁吾師李華西先生
觀其與門弟子講授心悅之不己此其可稱者也又曰平默
胃于高麗侍中諱大猷至我 中廟世文毅公諱湜與趙文
正先生倡性理之學於基朋十代祖也家世中微平默又蚤
孤與弟章默奉母窮山中章默力畊以爲養而平默從先生
學以尋文正文毅之遺緒既章默無子死今基朋又死此天
之將喪我家也歟基朋死當今 上三年丙寅年十六平默
有友曰柳重教稚程爲書日新齋金君之柩基朋自號也基
朋之生也平默筮之得蹇之九五蹇吾時也其象曰大蹇朋

來故命之名既冠字之字曰中甫李先生命之也象傳曰大
蹇朋來以中節也故云稚程爲之賓又作字說以教之父師
之所期于是子者不輕如此噫今已矣夫嗚呼稚章尙志守
道窮且老有一子又不能保豈不悲哉尙欲取踈野無用之
言而爲之誄稚章可謂窮而無悔也夫辭曰
苗而不秀古亦有之而值乎賢父之子亦獨何咎考行于誄
庶幾不朽作誄者誰賢父之友

尹汝顯 綱善 哀辭

尹君綱善沒其父尹周老與其兄殷老兄弟相持而哭慟甚
明日余往哭而吊之而曰子何罪以至於斯周老曰行負神

明故也既葬余欲作誄以哀之然不忍也不果作今年夏周老書來曰綱善死且再期矣誄吾不欲請然其生世之迹將永遂湮矣亦不能無望於朋友願吾子圖之余於是又不忍不作也其文曰君字汝顯爲人孝順在父母之側有愉色婉容其或譙讓過情未嘗敢疾怨愈益洞屬焉周老自言吾有過舉綱善能從容諫救有疑難事亦須綱善商確其在遠也則必以書相質云穎悟喜學十五六通經子傍及諸家筆翰端潔風采美茂長老無不期其遠到年二十二得疾京師沒士大夫咸惜之余與殷老周老游久矣殷老豪達有高識周老博學能文章并有當世志皆不遇以老君以妙年英才承

二父後鏃礪自矢宏偉有長者度憤二父以齟齬窮處宗族接朋友無親踈賢愚貴賤無有不得其宜若將進而有爲不竟其志以死悲夫其辭曰

嗚呼汝顯聖人有言積善之家餘慶必有君之皇祖純孝事母君之大人兄弟孝友君承厥家宜天申佑矧君生美亦足大受嗚呼天乎而使君不壽嗚呼哀哉

李仁叟顯春哀辭

李公五承旨喪其子顯春悲甚語余曰顯春爲吾子始十一歲自初來事親敬長如成人常先意承奉洞洞焉屬屬焉不見有子弟過顯春所不及吾者文字耳其行則吾不及也顯

春爲人爛惺又能自知不讀書學文不可以爲人故不教而勤於業父友莫不以遠大期之噫今已矣夫古者哀死而爲誄誄於何益又不忍不爲也願吾子圖之君字仁叟生富平事公五七年十七以沒公五嘗曰顯春於吾父子間知己也聞之君疾病視其父良久歔歔曰天下有不可知者又聞君沒公五爲文以祭之曰汝有羣行孝爲之本病旣殆猶父母之憂以爲憂今何忍貽茲痛苦也嗚呼此其爲知己也歟誄曰
有美其才賢父爲師不俾其終天不可知我來則拜而使我誄尙有爲君之子者讀而識君之懿

誄文

處士朴公 載華 誄文

朴君定鉉衰服至京師謂余曰先公隱居自守以沒于世非誄不能顯也雖然非其言能傳世行後者不可敢以請嗚呼人未有不欲顯其親者也然世之人往往誣祖考爲忠臣孝子以求爵諡或旋表其宅里不然則必求當世名公卿大夫之文以文其行能今君乃能從布衣枯槁之人而求爲之言其亦可謂異乎人之顯之者矣公諱載華字重汝世居南川其先咸陽人定鉉有兄曰相鉉兄弟俱以孝友聞公嘗疾病相鉉斫指得血以救之越三年公乃沒又善喪鄉人士將狀

于官相鉉兄弟力丐而止誄曰

維天生久大樸日離人宇之下朝穰夕熙公則不顧衡門棲
遲衆皆劫劫我獨怡怡彼蕩而敗我畊不飢彼訕以辱我噤
不危彼貨于貴我貧無資彼藝于富我拙無辭不伎不求不
夸不毗遺之後昆永言孝思有不爲人可以有爲誰爲此言
孟氏吾師其爲維何周公仲尼其言維何易禮書詩其求維
何關閩洛伊其學維何存心致知無惰無敖無怠無嬉無安
無狃無怕無疑聖云參魯一貫則誰豈無師友誠心求之我
興思公以勗公兒凡百君子聰聽此詞

孝子任君 萬教 誄文

祭酒任先生寄書謂應淳曰憲晦有子曰萬教年十五而沒
已十七年矣念其生聰明賢孝志期遠大不幸短命以死不
忍忘也近得吾子所爲日新齋金君之誄而讀之金君則不
朽而萬教不能也日月雖遠事蹟猶在吾子倘哀憐而賜之
誄豈惟老父之以爲幸抑長逝者魂魄有知將不悲其死而
無稱也應淳發書歎曰先生以應淳文字拙訥不能爲雕琢
之辭故謂其言猶有可取也不知其不學無德終爲無用之
言也雖然應淳於是文何忍辭其序曰君字應萬 明陵名
臣知中樞府事諱弘望之七代孫忠臣掌令 贈吏曹叅判
諱徵夏之六代孫孝子 贈司憲府持平諱泰春之曾孫也

君貌如玉耳白於面好讀書書聲若出金石六歲時長者問
一身中何者最貴曰心性貴又問心性何物曰善是己事父
母有至性先生病瘡君爲舐之亦六歲時也晨昏必拜父母
出告反面如成人父母所不欲之事必嚴禁家人勿敢爲先
生出代爲謁廟拜墓居不輿寢避席其喪祖母也未葬不近
肉時年十歲祖曾忌日持齋如長者先生於 先朝忌辰其
嘗及見也則不敢食肉君亦效之君生之日 純元王后忌
辰也勸之肉不食君爲人穎悟莊重自能言口中未嘗有鄙
俚語矢心聞道日讀聖賢書不輟常曰君子當清心寡慾於
科宦泊然不爲之意也以是長者咸綦重之君亦自貴重秉

心精白言行粹然而接人溫恭親踈俱得其歡心衆謂先生
有子矣母夫人尹氏沒君伏哭不絕聲粒米不入口悲哀氣
盡因病不起於是母喪未成服矣君病邑人上下老少奔走
救治及沒士林吏胥咸狀君至行于縣事 聞贈君童蒙教
官君天姿近道而篤信好學嘗與其友人言曰人於學問之
外更有何事可樂又曰吾無他願惟願繼父學耳今先生之
德日益尊門人日益親 主上感念山林之士禮遇先生日
益隆重先生之道兆足以行矣而君則不見可悲也已辭曰
君生而父母喜其才以爲將繼家聲也沒則哭之哀以爲不
如無能而久生也鬼神亦有好猜歟何不樂乎人之有成也

我作誄辭道君遺光繫百世其何知維以慰先生之永傷
行狀

舅氏信齋沈公宜亨行狀

我外王父曰毅庵先生沈氏諱能胤大王父曰義州府尹諱
勗之公毅庵先生之子也府尹之孫也先生生善山生先生
者通德郎諱翼之公亦生善山生公者先生之兄雲水軒諱
能泰府尹以上世居京師先生後府尹公後先生而 純廟
壬申有賊起西方京師騷動於是先生歸善山我外家遂爲
善山人公諱宜亨字時百自號信齋其先青松人府尹高祖
進士諱若沂廣州府尹諱摠之子舍人諱光世之孫也進士

之兄曰判官諱若河通德高祖也先生夫人李氏布衣諱若
彬之女雲水公夫人尹氏縣監諱鎰之女公生而秀異八九
歲岐嶷與里中兒敖盪里中兒皆出公下稍長事先生于京
師嶺南號鄒魯東方而善山尤稱文明先生及公生長其地
先生既學于京師學問文章爲士友所推重而公又夙就不
凡事先生夫妻孝敬友于諸姊衆謂先生有子矣既歸善山
先生沒於是公年十八善喪其喪雲水公及雲水公夫人惟
禮李夫人沒愈執喪不懈衣衾棺槨踰於家力事兄謹撫諸
孤婚姻不失時處宗族厚吉事與共歡樂之凶事與共憂戚
之公平居整衣冠讀書手不釋卷多記先輩言行古今禮說

國家典故座右書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又書大丈夫當容人不可爲人所容喜與同志談經說禮據古證今尤與兼山公相往來討論兼山公者公之族弟宜年也夜以繼日至鷄鳴不倦以爲樂識者謂公行義皆公學問之力也公容峻整羣居迥然而天性廉潔耿介正直光明平生不爲矯情飾外之行處躬以禮不太剛以爲直不太柔以爲遜持家有法度規模條理人不可及我先妣嘗言公爲家養親之物祭祀之費必先區置賓客之供亦然以其餘度爲饗殮以及新穀不足則日一食日一食不足則爲餽粥比新穀既登無或敢違越以故口不言貧不假貸非其義也一毫不以取諸人而賦稅

先小民凡有奉先利宗無不親自經畫銖積寸累恒有餘裕云公器局䟽達有政事之才士大夫知公者咸謂公廊廟材也公嘗發解鄉試不中會試歸則曰近來塲屋不可老儒出入遂不赴舉至京師不跡貴人門大夫申公錫愚觀察嶺南聞公操履便道來見之爲道與公爲親戚致殷勤而去公不往謝有以請托勸公者不聽然公自少結交皆丈人行也平生與人敬而有禮雖狎不以諧故年少者畏之如嚴師持論甚平不以剛柔利害枉其是非故直者願得其當曲者自服其過而公居之鄉盜化爲良者有之小民服公之廉雖事有關公者不敢賄相語以爲戒曰公不可賄不可賄尤明於人

事自朝廷議論郡縣政訟以至家人米鹽言之無不得當而臨事幹決有出人之智以故宗族有事必待公而定鄉里之人無小大無不有疑輒質信之若蒼龜公沒後余適善山見公宗族遇事有難處者未嘗不恨公不在也公初娶朴氏義浩之女再娶金氏堧之女三娶成氏忠烈之女有男一人女一人男箕澤朴氏出也女成氏出也適李憲永公生於 正宗戊午以 哲宗壬戌三月十四日沒其年五月某日葬于某里始余從俞先生有言余自標揭爲學者公聞之駭曰俞氏誤此子則爲書責之久之間余應舉不輟爲文章有聲喜甚知其不爲標揭也復爲書勉之然公皆不見也余旣哭公

於善山慨然請狀公然公之言行無不可爲後人法者不能悉書之也謹撮如右以爲銘公者取焉

淑夫人徐氏行狀

洞山李先生有賢夫人曰淑夫人徐氏先生文原先生之子砥山先生之弟也文原先生夫人曰令人安氏有陰德砥山先生夫人淑人沈氏有儒士識皆賢夫人也而夫人又賢嗚呼此所謂君子修身以宜其家人者歟夫人事舅姑敬文原先生講道砥平山中學者衆家貧窶又鮮僮僕凡朝夕饗飧賓客祭祀惟夫人與沈淑人相周旋碾白浙炊不敢去首飾洞洞焉積十數年不懈安令人寢食起居夫人未嘗不在承

奉無違異味隨藏之時進焉蓄嘉穀晨夜興作餌以爲養先生平生不以產業經心夫人躬執家務勞動儉約不以衣食累先生兄弟五人同爨三十年妯娌之間歡如也嚴教幼子疾行遽聲必責始受書戒勿嬉勸誘多方焉常曰母曰孩提幼而不教長於何及戒女曰人家盛衰恒由乎婦女適人而家之索不如死之殤也徐氏貫大邱判中樞府事忠肅公諱洵爲我 宣祖朝名臣忠肅第三子駙馬諱景霄夫人五代祖也李氏貫德水文原先生諱友信徵 經筵官 書筵官侍講院諮議不起砥山先生諱敏行用薦入仕後拜司僕寺正慶尙道都事亦不就先生諱敏德亦徵 經筵官至戶曹

叅議皆不起夫人生于 正宗癸丑 哲宗壬戌卒葬于砥平斗里望美山之下子男二人長曰福永前叅奉次日祉永女一人適金亨洙夫人惡衣菲食六七年而未嘗有求人華美志其子應舉爲之沐浴禱神及聞關節盛行則曰不足貴也我今不願也沈淑人我從母也故我伯氏自幼就學于砥山洞山二先生兄弟間以故夫人言行余蓋耳熟焉夫人與余同祖忠肅公故伯氏及壯猶拜夫人及余謁先生亦拜夫人于堂夫人端莊靜默言語無矯飾信乎其有德長厚夫人也叅奉君使余爲夫人狀余何敢辭謹書其可以銘夫人者狀如右以爲後世立言者取焉

拙齋李公祚永行狀

李命汝托余爲其伯氏拙齋公行狀余未及作而命汝沒矣常恨之近得命汝所祭公文讀之公平日行誼如是其又可無述耶按祭文公天資近道又服庭訓平生言行皆出赤心無矯飾其言行則曰事親色養曰修德守約曰敦厚周慎曰溫仁多恕曰口訥心辨曰謙恭虛己曰愛好人倫曰處事不苟云公諱祚永字錫汝其先德水人也高麗中郎將諱敦守始見于譜爲上祖中郎以後爵聞相望至諱植爲我仁祖朝大提學諡文靖文靖之孫諱畬爲肅宗朝領議政諡文敬俱以名臣稱後世其後五世世子諮議文原先生諱友

信司僕正砥山先生諱敏行父子以德學師表一世公砥山先生之適子文原先生之適孫而文敬公之適七代孫也母夫人淑人沈氏有女士風父諱能胤以文學爲士友所推重公以純祖甲戌十一月十六日生憲宗辛亥五月十九日卒其年九月葬于砥平竹杖山中妻申氏忠臣判書諱鉉之後也有男三人長曰種直次曰種文次曰種春余與公從母兄弟也少習公公爲人肫肫常有不忍人之心與人言油油然率其天真信乎其大家子不忤不求人也文靖文敬慎德于躬委祉後人而文原砥山二先生抱道德沒齒溪山中苟天道有報宜在于公公又賢而蚤沒無聞于世此命汝所

以淡悲永傷求余文爲狀以稱揚之也惜乎余之不文又不足以成命汝之志也謹狀

墓誌銘

李命汝 祈永墓誌

君諱祈永字命汝 世子諮議文原先生諱友信之孫司僕正砥山先生諱敏行之子爲人純明砥山先生仕于 朝君始六七歲每先生入京流涕不樂寢必抱先生衣以眠先生以事謫橫城君年十三方疹聞之驚泣涕終日不止比宥還一周年泣涕無虛日幾喪其明及先生退居砥平原州之間君養先生先意承志其在先生之側手足喉舌如也而先生

疾病君宵不解衣沐浴禱天皇皇也先生既沒與其兄拙齋公事太夫人壹務爲悅豫拙齋公沒君悲不自勝以太夫人疾傷故入則爲舉古今人事反覆寬譬而又日告之外間傳說間以嘲諧嬉笑以爲常也然君枕席上常有涕泗痕而居閒處獨繞壁歛歎忽忽無人世念矣君前後喪皆致哀執制謹以先生不壽故終其身不與人壽親之宴李氏望德水上祖曰高麗中郎將諱敦守入 國家以來大夫士不絕于朝大提學文靖公諱植文靖之孫領議政文敬公諱畚皆以名德顯文敬文原之五代祖也太夫人沈氏我先夫人之妹也父曰處士諱能胤以文學重士林君 純祖甲申十二月

二十六日生 今上元年甲子元日卒于砥山竹杖山中其山李氏世葬也君亦葬其山君豐貌哲面眉目踈朗幼穎悟五歲受書自知勤讀七八歲屬文往往驚其長人稍長則有志爲文原砥山之學稟弱又多病不能自力家貧又不能遠游取師友孺染父兄優游也然君論議正平說經禮不泛駁而立心制行一出乎簡易明直君粹然學問人也又嘗有志古作者然君不喜馳騁爲無用於世之言以故未有著述君與余同年生月日後於余呼余爲兄間與余論學問文章以及乎出處進退之義經世之務殆忘寢食也及余僦居京師不見君五六年而君遽歿矣其年夏至於砥平哭君而祭之

求其文得所謂時弊釐正私議者 哲宗壬戌有 旨釐正三政 策問朝野所以矯揉三政者於是君作此議遂論他弊政當革者凡四十一條嗚呼古人以有文爲不朽有子爲不死君有遺腹子君卒之三月乃生而又有此文可謂不死不朽也歟銘曰

嗚呼是惟命汝之藏后土有神李之先人有靈尙克佑之俾厥子久生

亾室孺人朴氏墓誌銘

孺人朴氏應淳妻也孺人旣沒則發書告朋友曰應淳喪孺人矣親交皆念僕益窮然生者何足言獨死者可哀耳孺人

溫惠人也其夫好大言無實用然其夫凡有言孺人未嘗有違也爲吾妻二十五年夙夜憂勞以衣食其夫竟窮且餓以死死而可哀孰吾妻若也古之哀死者必有辭願諸君子圖之孺人嘗語僕曰子亦有室家之憂者耶使我而死子肯來葬我乎僕輒笑曰死則吾來葬耳雖然死後何足知雖吾之不來葬寧棄於道路乎孺人曰何爲其然也婦人者生則食於夫死則葬於夫之手耳今其葬也其夫葬之其夫之友又爲之誄若挽以哀之不其有光乎哉故友尹士正還書諾之且曰吾有所服乎孺人者始子家社稷之里也吾嘗館於子子屋數楹耳而稚子盈室吾居數月而未聞有內人聲孺人

不賢而能如是乎誄未就而士正沒始余以孺人爲無能也嘗歎曰使吾有健婦持門戶者吾窮其少瘳乎孺人旣沒孺人女金翊鉉妻也書來謂余曰願大人無畜妾又曰願大人必娶賢淑夫人使二稚弟得以事焉余於是又爲之涕出以思孺人余將爲孺人狀請孺人墓銘於尹士正者噫今已矣夫銘曰

嗚呼是惟徐君之妻之室尙悲其生無壞其穴

仲子婦尹氏墓表

仲子婦孺人尹氏友人尹周老女也惠而早死其死也余在永春山中矣寄文爲奠而祭之曰汝之爲吾婦豈不以吾與

汝大人親厚之故耶吾二人者苟見汝夫妻之居室雖一日乎尙可以少憾矣嗚呼哀哉汝之既昏而不能來婦以吾貧無以安汝病也余爲永春始來見我吾欲置汝于江廬而汝大人不許以吾官貧不能爲汝養也古人有言傷哉貧也其信然矣雖然汝病非一日也而吾貧無日而已汝之來婦其有所待乎吾來此家中之人不免於頷顛然尙皆無恙而汝則先死天下之事其有可計較而安排者耶猶之爲死也不死于我家此吾所甚悲也周老亦有祭女文曰吾夫妻悶汝之病未嘗有教訓然女工則不學而能女書則不習而通修容祥和而持性柔婉愔嫺善女子也斯其爲惡鬼所殃而死

歟豈天以余老不死僂于仕進之塗憎其所爲移殃于汝以死耶婦以 哲宗乙卯二月十一日生 今上壬申冬與仲子婚其死在甲戌十一月十六日始權厝于坡州治之朴雲峴越三年五月改葬于其東十里梧柳谷申坐之原又其東曰柴宮谷吾先祖彥陽公墓在焉相去一里而近尹氏貫海平周老名致聃今校理孝子 贈持平諱慶畬之子判書翼正公諱堦之六代孫領議政文忠公諱斗壽之九代孫也周老夫人李氏縣令窻在女仲子名相鶴吾徐本大邱人吾先人諱中輔達城府院君孝僖公諱宗悌於吾爲五代祖判中樞忠肅公諱潛吾九代祖也彥陽公諱居廣忠肅公高祖

也

忠孝堂權公禕墓誌銘

公諱禕字美甫權氏望安東自前代爲東方大姓始祖曰新羅太師諱幸傳十三世有諱溥爲領都僉議高麗朝號菊齋諡文正文正之門封君凡九人勳爵蟬奕炳朗史書入本朝以來衣冠以朝者尤比世有焉議政府左贊成文忠公諱近始事我太祖太宗爲國功臣號陽村文正曾孫也贊成五代孫戶曹叅議諱擘號習齋以文詞名中國叅議曾孫禮曹叅判諱諝號日峯公高祖也曾祖諱協蔭承旨祖諱喆考諱擇生員有學行妣恩津宋氏監役夏績女洗馬奎禎孫也

以肅廟壬午六月一日生公公性不羈雖生長大家乎於聲利芬華泊如也當英廟壬午後公親戚有勸公仕者公辭曰爲人臣事君不以其義可謂忠乎爲人子事親不以其義可謂孝乎因以忠孝扁其堂櫟泉宋文元公許公爲同義云平生不屑爲生人業居窮處約未嘗有戚戚容徜徉山澤間若將終身焉壬寅正月十六日卒壽八十一墓在韓山郡東柵山負坎而向離夫人朴氏附朴氏貫密陽父曰致昇公無子取季弟紹子宏子之宏生秉心秉心生昌圭秉心初無子取族人思敏子錫圭爲子及昌圭生而又無子錫圭有二子曰鍾德鍾大於是以鍾大爲昌圭後鍾大使余誌公墓銘

曰

柟山之原有挺其松松栢蒼蒼君子之封

綱堂遺稿跋

文章之道與世汗隆亦有年代先後之說論者以爲左氏文雖工猶不免衰周之氣龍門取舍失當而氣力深厚有盛漢之風又云唐自韓愈氏以後雖復古文魏晉精華後世亦莫能及由此觀之風氣世級之不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獨尙志之士希古慕道不爲風氣所囿不爲世級所拘游乎昭曠之原超乎畛域之外蓋其胸中熙熙然無不可爲之君無不可爲之民亦無不可爲之世故出而見用則爲治世之績退而著書則爲盛世之文無問所遇之亨屯吾之所充養之氣常有不餒者存不隨時而變遷也吾友徐綱堂天下士也以

網堂集卷之四
道自任懷兼善天下之志人方規規我獨浩浩世皆趨利我
獨嗜義如脂如韋我獨如矢既不諧于時作吏於山海荒漠
之濱冰蘖自勵竟不免獨善而止噫天之生斯人而使之窮
餓拂亂者果欲何爲耶公平生不以文章自命故著述不甚
富然余於從遊之際得窺其岸略其文昌明博大矜莊而有
度其詩格力蒼蔚意致軒豁其形於言也憂道而不憂貧阨
窮而不尤人俯仰感歎優而不迫絕無近世沓拖委靡之病
余嘗謂公命雖窮觀其文章斷非衰世之作必不久沉於泥
塗亦可以卜斯世之郅隆今竟不驗矣孰知公充養之氣不
隨時變上下與千古同流不可求之於風氣世級之間也哉

向使網堂端委於廟堂之上引君當道進退百官發弘謨定
大策措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書諸簡冊勒諸鍾鼎紀諸旂
常言行滿於天下雖欲無傳得乎何待此寥寥數卷文字哉
嗚呼使網堂之名賴此而傳於後此世道之不幸也丁亥暮
秋僂人清風金允植書于沔陽靈塔禪房

綱堂遺稿附錄

行狀

先生姓徐諱應淳字汝心自號綱堂大邱人高麗中郎將諱
 閔始見于譜爲上祖至判中樞府事忠肅公諱潛爲 穆陵
 名臣達城府院君孝僖公諱宗悌爲 元陵國舅孝僖先生
 之五世祖也高祖諱命休通德郎生諱魯修黃州牧使生諱
 有豐司宰監僉正生諱中輔通德郎是爲先生皇考妣青松
 沈氏處士諱能胤女青陽君諱義謙之後通德公有隱德不
 仕沈夫人有儒士識先生以 純祖甲申二月二十二日生
 生三十八年有司薦先生文行于朝今 上庚午 上命選

才行兼備之士有司以先生應選授繕工監監役俄選軍資
監奉事例陞判官出監永春縣四年陞守杆城郡尋移疾未
及准請先生考終于蓉山映波亭之正寢庚辰三月十七日
也享年五十有七越三朔五月十六日葬于利川之標橋里
負乾原配咸陽朴氏考同知諱載厚也先先生二十年卒舉
二男一女男長相鳳郡守相鶴前郡守女適光山金翊鉉進
士側出男相鴻相鵬皆主事女長適俞褰煥次適李貞宰相
鳳男丙祖女適李孝承今叅奉相鶴男幼女適申熙永相鴻
男幼女適尹瓊金翊鉉男永寬女長適李興植今奉事次適
趙漢穆今叅奉次適李裕應先生資質金精玉潤力量地負

海涵動靜威儀鸞翔鶴峙孝友忠信英敏公寬幼能容物人
己大器之十四五時誦栗谷先生一毫不及聖人吾事未了
之語慷慨有大志既長聞俞鳳棲先生講道漢陽城西踵門
而見先生聞爲學大方大悅遂委己焉其學先立志以定其
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以成其始終一宗紫
陽之法自是益自刻厲大肆力於此學篤信小學尊尙近思
日沉潜研窮於四子諸經及周程張朱羣性理之書而於大
學中庸用力最多教後進常曰士有志於學而疏於大學雖
讀破萬卷不足謂士性至孝父母病革皆斫指灌血及喪動
遵古禮身不脫經帶口不近薑桂內外之際禮防甚嚴事兄

甚謹盡其愛敬如溫公之於伯康日相對案怡怡如也正倫
理篤恩義自家而及於內外親黨井井有條嘗欲推以經世
每誦大學絜矩章有長吁永歎之意而曰平天下不過順人
情而已順人情之道豈在多哉漢高祖約法三章箕子設八
條之教可謂大順人情哉嘗著井田論以見志及出宰愛民
出於至誠有不獲其所者若己致之也必濟之而後己爲政
專尙養民以勸農桑爲先務亦勤於興學校明教化選境內
聰俊子弟授大學春行養老禮秋行鄉飲酒禮視吏民如家
人父子廉公字惠務存大體自奉常衣四升布夏則炊麥爲
飯如農家吏民化之吏或食稻履革必相戒禁止觀於此治

有大小而其治之必順人情則其爲道豈非一耶文言之則
絜矩質言之則順人情而千載之下絜矩之道只垂空文則
順人情之歸於空言不亦宜乎無惑乎流俗之目之以迂也
然而人之所不可及者正在迂處丁丑新經大飢至夏而轉
益皇皇粟十斛輸自永春分遺諸宗戚故舊計口升斗家無
所餘所櫛屋一間湫隘難堪而日與朋友講討其中終日伊
吾不以爲倦賓客亦不知其厨不烟者已過數日嘗脫新製
衣予人人曰將人人而如是濟乎曰人人而得如是吾心
可快未及解紱而歿而待平平知舊出力賻襚而後始易喪
此皆夫人之所可能者乎嘗治古文詞甚工議論傳經義體

製法兩漢簡勁追孟韓道理得之程朱至於說而復繹往而復還止於所當止行於所當行多取於歐蘇故文章自成一
家至簡而達至朴而文好以尋常言語爲文曰尋常言語至
理存焉所以爲至文皆其自得之妙也晚又喜爲詩曰余於
古詩人之旨亦有所受蓋俞先生不爲詩而善說詩如程先
生略下數字而使人自得於言外故風雅源流古今聲律高
下之辨亦有自得其詩閒澹清遠不傷天機有唱嘆不盡之
音然皆其餘事耳於物泊然無所嗜惟喜觀佳山水足跡殆
遍域中嘗曰名山在百里地而不往賞賢師友在百里地而
不從遊其人不足觀也東游龍門南游華陽俗離踰嶺觀金

烏山三游楓岳四郡此亦可見其高世出塵之想矣亦非盛
節也若其所造之深所養之厚人不得以窺其際也以其著
於外者觀之則臨事也溫而理接人則和而有制每夙興整
飾冠帶高拱危坐肩背竦直其瞳炯如也其色晬如也望之
耿然若秋霜之凜卽之藹然如春陽之溫鄙吝者自消浮薄
者可敦非知德者孰能知之先生以兼善天下之量抱明體
適用之學不能使吾君爲堯舜之君則未可以盡先生之心
不能使斯民爲堯舜之民則未可以充先生之操竟窮餓困
頓沈屈以終世是豈先生之不幸而已乎竊嘗論之德行文
學政事在孔門自顏曾以外未有駢之者况其下者乎才優

者行缺性素者治拙此恒狀也惟吾先生則不然其德不以一善成名其文與道合一其政之著於兩邑者天下國家可均也學成而人不知才具而道益窮何先生之能於天者如彼其豐而不能於人者如此其嗇也使先生之道行則世可以回漓返淳文可以黜華崇實古道之不可復如江河之愈下而不可挽一聽於不得不然之數而已耶所以百世無善治者也然先生之道大學之道也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然則先生之道雖不行於今而可以行於後屈則一時伸則萬世又何憾焉猶有所憾於天地之大也夫既生德於是人也豈一成於中身而遽足哉必積累饜飫彌高彌邵向使先生

享大耋之壽則貫徹者愈益高明崇淡者愈益博厚其於立言垂教繼往開來之業綽裕如也而中折之天之所以生德之意安在哉然而一二微言尙猶在耳曰生乎朱子之後惟得朱子真正脉耳朱子平生精力盡在四書則庸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皆從分金秤上秤出來者也正脉其不在斯乎其餘便是支流餘裔耳又曰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然無下學工夫則義理如嚼木札都不相干又曰知行固齊頭并進然行者行其所知而已則行之差乃知之差反致其知又嘗辨漢學之陋曰今人所謂漢儒得者朱子初藁脫落已久者也守之如株沾沾自喜豈不可哀乎

綱目集 附錄 五
闢異端衛正學示人入德之門於斯足矣立言垂教孰有大
於此者乎後之學者由是而求焉則可以不背於道矣是誰
之功也於是乎知天之所以生先生之意真不偶然也所著
文集幾卷藏于家先生長子郡守君將草其事行未及成以
歿獨有遺事幾十則今其季君屬鶴鎮以續就之鶴鎮事先
生者有年矣義不敢辭顧辭語淺短不能形容其萬一姑撮
其平日言行之大者以俟立言之君子門人安東金鶴鎮謹
狀

墓誌銘

并序

嗚呼此徐汝心之墓也汝心不銘我而我銘汝心哉嗟乎汝

心非今人也余何足以銘亦何忍不爲銘也汝心有不可窮
之學有不可及之文有不可限之量今已矣汝心始讀聖賢
書其解若迎刃乃曰學若是易乎復俯而讀仰而思幾年昔
之易者難難而又反之於易然後學成而道益窮冑中之文
磊落紛羅奔放不可禦則曰辭費而寡要非文也乃窅然淡
思游神象外而後始下筆去腐熟剪冗蔓而爾雅典則文章
成而人不知性豁然無障蔀於人無所不容視天下事皆若
吾所有經綸時務鬱然而盤屈蓋欲一有爲於世而世以爲
迂於是汝心益窮矣雖然此豈汝心之窮哉汝心固不窮也
汝心有至性高行孝於事親友于兄弟愛好人倫樂告人以

善道汝心之於爲人可謂成矣人之知不知又何足論也汝心少余二十歲余欲忘年而汝心不余棄今不復可見矣嘗爲余言古人之文不難到也身自爲古人而出古人語是爲古文而古文簡有意於簡非簡也余有味乎其言而莫能學也今銘汝心欲效之而未能焉然亦不敢多也是可以銘汝心乎汝心諱應淳號綱堂大邱府之達城人也以藥峯忠肅公爲祖光顯矣曾祖諱魯修牧使祖諱有豐僉正考諱中輔通德郎妣沈氏以純祖甲申生晚補將作郎由軍資監判官出監永春縣四年政成民化陞守杆城郡朞年宿瘼如洗而綱堂已病矣亟還蓉湖舊第以終庚辰三月也得年僅五

十七葬于利川之標橋里乾原配朴氏男相鳳相鶴女適金翊鉉側出男相鴻相鵬二女銘曰

學可以淑世而用舍無與於己文足以行遠而黼黻不需於時豐於賦施則嗇翳然而藏於斯

上之十七年庚辰孟冬崇政大夫前行禮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東陽申應朝述

綱堂集第三卷正誤表
附錄

四	四	三	三	二	一	四	一	四	頁	綱堂集第三卷正誤表			
九	六	六	五	九	八	〇	二	〇	九	七	三	行	
三	七	三	〇	三	九	九	七	二	三	二	六	四	字
無	浙	岡	亂	苟	夫	而	壺	簾	屈	比	母字下有賢母字衍文	祿	誤
然	浙	岡	多	苟	天	下	壺	簾	居	氏	下漏不止字	祈	正
三	一	九	六	六	五	六	八	七	二	一	錄附	頁	綱堂集第四卷正誤表
〇	〇	六	九	四	八	二	六	〇	八	九	六	行	
二	九	四	四	四	九	二	二	七	五	二	六	字	
傳	牛	乎	社	祿	郎	斗	從	支	哀	淳	莫	誤	
傳	午	下	社	祈	郎	下	文	哀	淳	下	漏	正	
		漏				山				不			
		自				字				字			

續編
堂集
附錄

卷三
目四
二五
一〇
一五
六
生智
衍祈
生知
衍文

卷四
六一
一
二
六
二
七
六
二
八
二
五
一
八
二
全
一
九

領議政
肅宗朝
領議政

讀
觀
舉
舉
穎
穎
宣
仁



